于湖題襟集

二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于湖題襟集

二

袁昶編録



中華書局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于湖題襟集

黃公度詩一卷

由上海啟行至長崎

浩浩天風快送迎。隨槎萬里賦東征。使星遠曜臨三島。帝澤旁流徧裨瀛。大鳥扶搖摶水上。神龍首尾挾舟行。馮夷歌舞山靈喜。一路傳呼萬歲聲。

滿城旭影曜紅旗。神武當年此肇基。竿木纔平秦世亂。衣冠創見漢官儀。中原舊族流傳遠。長崎多有勝朝遺老後裔。四海同家聚會奇。此土此民成此國。有人盡日倚欄思。

陸軍士官學校開校禮成賦呈有栖川熾仁親王

為將不知兵。是謂卒予敵。不教驅之戰。豈能出以律。桓文節制師。蘇張縱橫策。制勝非有他。所貴在練習。日本二十年。本以武立國。幕府值季世。犬戎迭相逼。賢豪爭勤王。蔚成中興辟。環顧五部洲。滄海不可隔。函關一丸泥。勢難復閉壁。勇夫且重閉。豈曰偃兵革。天孫茅纏矟。高麗鐵鑄的。古豈無利器。今合借他石。近年歐羅巴。兵法蓋無匹。廣輪四海圖。上下千年籍。擇長以為師。悉命譯人譯。廣廈千萬間。多士宅爾宅。羣萃而州處。乃受觀摩益。使指固藉臂。覆足固藉翼。得一良將才。勝百連城璧。是日營門開。軍容荼火赫。賢王代臨軒。客卿咸就席。組練簡一千。距躍習三百。拐馬熟連環。飛礮鳴霹靂。亦有輕氣球。凌風騰千尺。

隼人與相撲。餘技及刺擊。粲粲西人服。竦立咸屏息。王告汝多士。勗哉宜勉力。刃當摩厲須。錐乃脫穎出。
千日可不用。兢惕在朝夕。王告汝多士。彫虎在有北。養爾民脂膏。爲民出鋒鏑。爾能扞城民。畀汝公侯伯。
多士曰唯唯。拜手受詔敕。使者覩茲禮。歡忻目屢拭。念余捧載書。相見藉玉帛。同在亞細亞。自昔鄰封輯。
譬若輔車依。譬若掎角立。所恃各富強。乃能相輔弼。同類爭奮興。外侮自潛匿。解甲歌太平。傳之千萬億。

游箱根

危塗遠盤紆。徑仄鳥迹絕。一步不敢前。雙足若被刖。人呼兜籠來。縱橫寬尺八。腳手垂郎當。腰背盤曲折。
輿人出裸國。皮皺龜兆裂。螭蛟繡滿身。橫胸施絳袜。兩肩乍擡舉。雙杖互扶挈。前枝後更撐。仰攀俯若跌。
有如蟻旋磨。又似蛇出穴。跦跦上竹鮎。蠢蠢爬沙鼈。噫風竹筒吹。汗雨蒸甑泄。勞倦時一歌。鄉音鳥嘲哳。
烟樹繞千迴。風花眩一瞥。峭壁俯絕壑。旁睨每撟舌。四山呼無人。一墮便永訣。畏途甯中止。弛擔屢更迭。
直窮絕頂高。始覺天地闊。

羣峰插雲中。結屋峰頭住。濛濛萬雲海。憑空無寸土。開窗起看雲。迷茫若無覩。一雲忽飛來。一雲不肯去。
一雲幻作龍。盤旋繞屋住。關窗急遮攔。攢隙細如縷。須臾寒破屋。眞氣滿庭戶。解裝張行囊。呼童共撈取。
大風捲地來。團作黑烟聚。隱隱聞雷聲。乍似嬰兒怒。遙知百萬家。已灑三尺雨。我方跂腳眠。夢騎赤龍舞。
直傾天河水。遠向并豫注。側身起西望。夢墮雲深處。（時山西河南大旱。）

舉國無名川。一湖何滉瀁。環抱三百里。下窺五十丈。神武開闢來。亘古無消長。氿泉日穴出。洑流失歸向。

一碧湛空明。萬象絕依傍。昂頭只日月。兩輪互摩盪。我來駕一舟。杳茫迷所往。謂是滄溟遊。乘風破巨浪。何圖衆山頂。乃泛海蕩蕩。關東昔豪傑。割地爭霸王。湯池據此險。漆城莫敢上。邇來司農官。又作塡海想。鑿脈乾此湖。可得千沃壤。紛紛校得失。堯桀我俱忘。且作烟波徒。容與打雙槳。

羣山若堂防。依巖各搆屋。家家爭調水。曲筧引修竹。冷冷滴簷角。汩汩出巖腹。曉鴉啼未興。旣有遊人浴。東屋鳴寒絃。西屋門棋局。南屋垂釣竿。北屋羅簡牘。蛟豪展涼簟。鶴氅披輕服。點白茶始嘗。堆紅果初熟。蕃舶從海來。蒲萄泛新淥。洪崖揖浮邱。簫史媚弄玉。雞犬亦飛昇。熊魚各得欲。人生貴行樂。剏此神仙福。纏腰更騎鶴。辟俗還食肉。平生煙霞心。奈此桑下宿。行攜桃源圖。歸我篔簹谷。

流求歌

白頭老臣倚牆哭。頹髻斜簪衣慘綠。自嗟流蕩作波臣。細訴興亡溯天蹴。天孫傳世到舜天。海上蜿蜒一脈延。彈丸雖號蕞爾國。問鼎猶傳七百年。大明天子雲端裏。自天草詔飛黃紙。印綬遙從倭國頒。衣冠幸不朱崖棄。使星如月照九州。王號中王國小球。英蕩雙持龍虎節。繡衣直指鳳麟洲。從此包茅勤入貢。艷說扶桑繭如甕。畲豪入學還請經。天王賜襲仍歸賵。爾時國勢正稱強。日本猶封異姓王。只戴上枝歸一日。更無尺詔問東皇。黑面小猴投袂起。謂是區區應余畀。數典橫徵貢百牢。兼弱忽然加一矢。鯨鯢橫肆氣吞舟。早見降旛出石頭。大夫拔舍君銜璧。昨日蠻王今楚囚。畏首畏尾身有幾。籠鳥惟求寬一死。但乞頭顱萬里歸。妄將口血羣臣誓。歸來割地獻商於。索米仍輸歲歲租。歸化雖編歸漢里。畏威終奉嚇蠻書。

一國從茲臣二主。兩姑未覺難爲婦。稱臣稱姪日爲兄。依漢依天使如父。一旦維新時事異。二百餘藩齊改制。覆巢豈有完卵心。顧器略存投鼠忌。公堂纔錫藩臣宴。鋒車竟走降王傳。剛聞守約比交鄰。忽爾廢藩夷九縣。吁嗟君長檻車去。舉族北轅誰控訴。鬼界明知不若人。虎性而今化爲鼠。御溝一帶水溶溶。流水花枝蝴蝶紅。尙有丹書珠殿挂。空將金印紫泥封。迎恩亭下蕉陰綠。相逢野老吞聲哭。旌麾莫覩漢官儀。簪纓未改秦衣服。東川西川弔杜鵑。稠父宋父泣鸜鵒。興滅曾無翼九宗。賜姓空存殷七族。幾人脫險作逋逃。幾次流離呼伯叔。北辰太遠天不聞。東海雖枯國難復。氈裘大長來調處。空言無施究何補。只有流求卹難民。年年上疏勞疆臣。

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

茫茫東海波連天。天邊大月光團圓。送人夜夜照船尾。今夕倍放清光姸。一舟而外無寸地。上者青天下黑水。登程見月四面明。歸舟已歷三千里。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節。泰西紀歷二千年。只作尋常數圓缺。舟師捧盤登舵樓。船與天漢同西流。虬髯高歌碧眼醉。異方樂祇增人愁。此外同舟下床客。夢中暫免供人役。沈沈千蟻趨黑甜。交臂橫肱睡狼藉。魚龍悄悄夜三更。波平如鏡風無聲。一輪懸空一輪轉。徘徊獨作巡簷行。我隨船去月隨身。月不離我情倍親。汪洋東海不知幾萬里。今夕之夕惟我與爾對影成三人。舉頭西指雲深處。下有人家億萬戶。幾家兒女怨別離。幾處樓台作歌舞。悲歡離合雖不同。四億萬衆同秋中。豈知赤縣神州外。美洲以西日本東。獨有一家散孤蓬。此客出門今十載。月光漸照鬢毛

改觀日曾到三神山．乘風竟渡大瀛海．舉頭只見故鄉月．月不同時地各別．即今吾家隔海遙相望．彼乍東升此西沒．嗟我身世猶轉蓬．縱遊所至如鑿空．禹跡不到夏時變．我遊所歷殊未窮．九州脚底大球背．天胡置我於此中．異時汗漫安所抵．搔頭我欲問蒼穹．倚欄不寐心憧憧．月影漸變朝霞紅．朦朧曉日生於東．

舟中驟雨

極天惟海水．水際忽雲橫．雲氣隨風走．風聲挾雨行．鵬垂天欲墜．龍吼海齊鳴．一霎風吹去．滄波萬里平．

到香港

水是堯時日夏時．衣冠又是漢官儀．登樓四望眞吾土．不見黃龍上大旗．

夜泊

一行歸雁影零丁．相倚雙鳧睡未醒．人語沈沈篷悄悄．沙光淡淡竹冥冥．近家鄉夢心尤亟．拍枕濤聲耳厭聽．急趁天明催艑發．開門斜月帶殘星．

春夜招鄉人飲

春風漾微和．吹斷簷前雪．寒犬吠始停．衆客互排闥．出甕酒子釃．敲壁燭奴爇．花豬閒黃雞．亦足供餔餟．團坐盡鄉鄰．無復苛禮設．以我久客歸．羣起爭辯詰．初言日本國．舊是神山窟．珊瑚交枝柯．金銀眩宮闕．雲餘白傅龕．錦留太眞韈．今猶驂鸞來．眼見非恍惚．予乘仙槎去．應識長生訣．靈芝不死藥．多少祕筐篋．

或言可倫坡．索地始未獲．匝月糧櫂罄．磨刀咸欲殺．天神忽下降．指引示玉牒．巨鼇戴山來．再拜請手接．狂呼登陸去．礮響轟空發．人馬合一身．手秉黃金鉞．野人走且僵．驚辟鬼羅刹．即今牛貨洲．利盡西人奪．金穴百丈深．求取用不竭．又言太平洋．地當西南缺．下有海王宮．蛟螭恣出沒．漫空白雨跳．往往魚吐沫．曾有千斛舟．隨波入長舌．天地黑如磐．腥風吹雨血．轉腸入輪迴．還矢幸出穴．始知出魚腹．人人慶復活．傳聞浮海舟．盡裹十重鐵．疊床十八層．上下各區別．牛羊豕雞狗．萬物萃一筏．康莊九達開．周廬千戶闢．船頭逮船尾．巡行認車轍．其人好樓居．四窗而八達．千光壁瑠璃．五色紅靺鞨．傑閣高入雲．明明月可掇．出入鬼仙間．多具鎖子骨．曾見高緪枝．行繩若飛越．犁韃善眩人．變態尤詭譎．常聞海客談．異說十七八．太章實親見．然否待子決．諸胡飽腥羶．四族出饕餮．飣盤比塔高．硬餅藉刀截．棻香苜蓿肥．酒醞葡萄潑．泠淘粘山蠔．濃汁爬沙蟹．指動思異味．諒子固不屑．古稱美鬚眉．今亦誇白晳．紫髯盤蟠虬．碧眼閃健鶻．子年未四十．鬑鬑須在頰．諸毛紛繞涿．東塗復西抹．得毋逐臭夫．習染求容悅．子如誇狄強．應舉巨觥罰．謬稱夜郎大．能步禹跡闊．試披地球圖．萬國僅蟣蝨．豈非談天衍．妄論工剽竊．一唱十隨和．此默彼又聒．醉喝杯箸翻．笑震屋瓦裂．平生意氣頗．滔滔論不歇．到此窮詰屈．口箝舌反結．自作滄溟遊．積日多於髮．所見了無奇．無異在眉睫．山經伯翳知．坤圖懷仁說．足跡未徧歷．安敢遽排訐．大鵬恣扶搖．暫作六月息．尙擬汗漫遊．一將耳目豁．再閱十年歸．一一詳論列．

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

鬱鬱山上松．呀呀林中烏．松有蔭孫枝．烏非反哺雛．我生墮地時．太婆七十五．明年阿弟生．弟兄日爭乳．
太婆向母懷．伸手抱兒去．從此不離開．一日百摩撫．親手裁綾羅．爲兒製衣裳．糖霜和麪雪．爲兒作粔籹．
髮亂爲梳頭．腳膩爲煖湯．東市買脂粉．靧面日生光．頭上盤雲髻．耳後明月璫．紅裙絳羅襦．事事女兒妝．
牙牙初學語．親口教詩章．一讀一背誦．清如新炙簧．三歲甫學步．送兒上學堂．知兒故畏怯．戒師莫嚴莊．
將出牽衣送．未歸踦閭望．問訊日百回．赤足足奔忙．春秋多佳日．親戚盡團聚．雙手擘掌珠．百口百稱譽．
我家七十人．諸子愛渠祖．諸婦愛渠娘．諸孫愛渠父．因裙便惜帶．將縑難比素．老人性偏愛．不顧人笑侮．
鄰里向我笑．老人愛不差．果然好狀貌．豔豔如蓮花．諸母背我罵．健犢行破車．上樹不停腳．偸芊信手爬．
昨日探鵲巢．一跌敗兩牙．噀血唾滿壁．盤礴畫龍蛇．兒妹呢我言．向婆乞金錢．直傾紫荷囊．滾地金鈴圓．
爺娘付我耳．勸婆要加餐．金盤膾鯉魚．果爲兒下咽．伯叔牽我手．心知不相干．故故摩兒頂．要圖老人歡．
兒年九歲時．阿爺報登科．劍兒大父旁．一語三摩挲．此兒生屬猴．聰明較猴多．雛雞比老雞．異時知如何．
我病又老耄．情知不堅牢．風吹兒不長．那見兒扶搖．待兒勝冠時．看兒能奪標．他年上我墓．相攜著宮袍．
前行張羅繖．後行鳴鼓簫．豬雞與花果．一一分肩挑．爆竹響墓背．墓前紙錢燒．手捧紫泥封．云是夫人誥．
祖孫共羅拜．焚香向神告．兒今幸勝貴．頗知毋所料．世言鬼無知．我定開口笑．大父回顧兒．此言兒熟記．
一年記一年．兒齒加長矣．兒是孩提心．那知太婆事．但就兒所見．依稀記一二．太婆每出入．籠東拄一杖．
後來杖挂壁．時見垂幃帳．夜夜擕兒眠．呼娘搔背蛘．展轉千搥腰．般般春雷響．佛前燈尙明．窗隙見月上．

大父搴簾來。懽笑時鼓掌。瑣屑及鄉鄰。譏訶到官長。每將野人語。眩作鬼魅狀。太婆悄不應。便知婆欲睡。戶樞徐徐關。移踵車輪曳。明朝阿娘來。奉匜爲盥洗。欲飯爺捧盤。欲羹娘進匕。大父出迎醫。覼縷講脈理。咀嚼分嘗藥。斟酌共量水。自兒有知識。日日見此事。謂此好日月。老少永無異。豈知三十年。光陰迅彈指。今日來拜墓。兒旣鬚滿嘴。兒今年四十。大父七十九。所喜頗聰強。容顏類如舊。過山看松柏。不要攜杖走。拜跪不須扶。尙能奠杯酒。挂珠碧霞犀。猶是母所授。繡衣炫錦雞。新自粵西購。一手牽頷鬚。一手振袍袖。打鼓唱迎神。紅氈齊泥首。上頭爇爐烟。兩旁列鼎卣。靑箬包黍粽。紅絲絡蓮藕。大父在前跪。諸孫跪在后。森森排竹筍。依依伏楊柳。新婦外曾孫。是婆定婚媾。阿端年始冠。昨年已取婦。隨兄擊腰扇。阿和亦十五。長樛次當蓀。此皆我兒女。靑靑秀才衣。兩弟名誰某。少者新簪花。捧觴前拜手。次第別後先。提抱集賤幼。一家盡偕來。只恨不見母。母在婆最憐。刻不離左右。今日母魂靈。得依太婆否。樹靜風不停。草長春不留。世人盡癡心。乞年拜北斗。百年那可求。所願得中壽。謂兒報婆恩。此事難開口。求母如婆年。兒亦奉養久。兒今便有孫。不得母愛憐。愛憐尙不得。那論賢不賢。上羨大父福。下傷吾母年。吁嗟無母人。悠悠者蒼天。

夜飲

長風吹月過江來。照我華堂在手杯。莫管陰晴圓缺事。盡懽三萬六千回。胸中五嶽撑空起。眼底浮雲一埽開。玉管銅絃兼鐵板。與君扶醉上高臺。

今別離

別腸轉如輪。一刻旣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心中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
今日舟與車。併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
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如留滯不。
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

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如電。云是君所寄。旣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雖署花字名。知誰箝紙尾。
尋常並坐語。未遽悉心事。況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只有班班墨。頗似臨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天際。
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繫。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一息不見聞。使我容顏悴。
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

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匳來。入妾懷袖中。臨行翦中衣。是妾親手縫。肥瘦妾自思。今昔將毋同。
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君面。仍覺心忡忡。攬鏡妾自照。顏色桃花紅。開篋持贈君。如與君相逢。
妾有釵插鬢。君有襟當胸。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從。雖則長相從。別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若隔山萬重。
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

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牽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
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相參差。
舉頭見明月。明月方入屛。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

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只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

于湖題襟集

思舊集一卷

芳郭鈍叟編錄

秀水沈曾植子培

奉簡重黎道兄

竹堂不到幾旬餘。想見焚香淨掃除。禪誦有時還謝客。眼昏渾不廢鈔書。酒邊致語春多勝。物外眞遊鑑共虛。問訊偃松新月狀。朝來步屧更相於。

會稽李慈銘愛伯

擬樂府四首有序

樂府之作。誼取比興。爲變風變雅之支流餘裔。時有今古。情無遷轉。貴取其意而易其趣。襲其格而變其辭。明代李王描摹景嚮。笑齒已冷。而世之爲新樂府者。競搆巧語。流爲俳諧。又變而失其宗。予窮居京師。辛壬之歲。朝廷多故。閒有所感。雜括四章。辭或涉于憤世。指不離乎愛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後之覽者。善逆其志。當不與種桃之詠。秦婦之吟。等類同譏爾。

雞鳴歌

海雲曈曈紫皇醒。結璘流華當戶炯。可憐長夜酣歌人。壑谷沈沈半酩酊。主人意氣豪且驫。華鐙四照紅氍毹。玉驄列炬迎名姝。坐客數十飄長裾。中有一人雄髭鬚。高談豪飲傾玉壺。淸商雜奏笙筑竽。主人富

貴賓歡娛賓極歡。主大醉。起酧三台星。爲賓作十賚。小兒八坐居文昌。大兒千乘諸侯王。羣兒相貴不可當。酒百巡燭數跋雞鳴。一聲童失色。童走告主人。主人醉怒嗔。坐客屢舄交遝循。鐘停漏歇天下白。主人騈首入請室。可憐坐客誰最親。日望金雞采竿立。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二句原辭 借問爾魚生。何方滇池黑水。何汪洋。灙灙小鮎產鰋魴。荷花三百里。游戲樂未央。解一 魚潑刺兮飛上天。揚鬐水鼇能三千。蓬瀛一躍花滿川。液池清藻浮澄鮮。天子賜顏色。鮫鱓與周旋。解二 浙西浙東一千里。環以三江五湖水。魚去十洲仕游尾。忽潛忽見帝心喜。解三 雷轟雷馳江海昏潰池。黿鼉翻乾坤。魚化爲鵬復爲鯤。大江左右魚吐呑。黿鼉以外惟魚尊。解四 揚鱗五采磨雪牙。匽從千百鱗鰭鯊。旁人不識魚。疑是龍與蛇。黿鼉斗起揚塵沙。宛轉奔迸魚不如鰕。解五 忽然網張魚就縶。市人沽酒看魚。礫刀砧在前魚啜泣。語魚不須泣。江邪浙邪盡涸竭。咄爾枯魚悔何及。解六

烏夜啼

腷腷膊膊烏羣飛。御史府中列柏棲。朝來匿景棄夜啼。一烏啼向曙。羣烏問何怒。云昨有黃雀。飛鳴公車署。黃雀萬里穿蒿蓬。銜花直達明光宮。主人覩花感雀意。金鈴繫雀穿花叢。烏言百鳥自成列。鳳凰不能私雀秩。只聞鳩隼居上林。不許鷦鷯傍堂密。黃雀一心惟報恩。飲啄風露甘邱樊。忽遭彈射誰敢寃。由來反舌慴人言。

君馬黃

君馬黃。青絲絡頭生輝光君馬白。錦障連錢驕玉埒。汗血不必求胡中。鑄式不煩召良工。尋常牧廄取不盡。牽來皆號駷與龍。今日貢六馬。明日獻八駿。圉人太僕悉充牣。繁纓蹀躞備承黃。服騕褭出躡道旁。吁嗟歎沙復歎玉。效駕不及驢與羊。老驥低頭淚如雨。孫陽滿前不汝覷。薦賢各已受賞歸。且齕枯藍狎蒭豎。

和重黎見懷絕句

閉門久學寒蟬噤。一訪長安臥雪家。吏謁未歸鈴下睡。繞簷凍雀啅庭花。

卅年寂寞銜參吏。短髮羞簪杜後冠。正是輕陰天欲暮。且同松柏守山寒。

玉壺冰合嵰山雪。絕妙蘭臺一卷詩。臥病凝香休假裏。抱書吟過歲寒時。

題漸西樊山兩集

袁子清言琢冰玉。樊子秀語奪山綠。乾嘉以來百餘年。二妙一時壓尊宿。桐廬梅花三萬株。夷陵清峭天下無。盛年隨計旋通籍。各挾奇偉研京都。巖灘夾嶂蔽林篠。西峽啼猨楚天曉。故應仙骨常人殊。胎息巖花狎谿鳥。漸西詩版傳玉京。茗樓十集東南行。（雲門樊山集亦曰茗花樓詩已分十餘集寫定）華嚴合有長者論。卮言聊附鍾嶸評。譬之山耶。袁如峻崖裂冰瀑。樊如白雲生澗曲。譬之水耶。袁如清湍激盤渦。樊如明湖翻碧波。譬之木耶。袁如奇松偃地覆。樊如黛柏參天秀。譬之花耶。袁如苞紫含丁香。樊如猩豔開海棠。譬之果耶。袁如脆

梨寒沁齒。樊如蒲桃爽無滓。譬之茗耶。袁如芥葉淸而妍。樊如越芽翠且鮮。罕譬旣窮喻之食。雋永兼論味與色。一則江珧兼蝤蛑。一則玉鱠金虀潑。世間奇味不常有。安得日日供膳羞。南能北秀並肩出。丹鳳雌雄孰能識。謬承蘇學競秦黃。敢比韓門論湜籍。嗚珂粉署行珥蟬。花封鳧舄飛秦川。輦下琴尊暫相聚。門詩寫貴靑鸞箋。媿我跛牂附不朽。品隲雲龍笑開口。彩樓更問沈佺期。謂子培。銀燭紅鑪賭千首。

次韻重黎見寄　　順德 李文田 仲約

傲吏高情意屬雲。有人蘭澤識香薰。和戎德裕原無策。流涕袁安尙有君。文采長離殊瑋麗。宮商無射感殷勤。旅行衝雪愁無那。悵望柯亭覓斷紋。

擬明季三案詩　　恩施 樊增祥 雲門

梃擊

蠱毒妖書謗未休。靑宮白棓更相讎。披猖圉犖成何事。肘腋驪戎政可憂。兄弟故應憐白象。君王不用悔梟鴆。從容爲賦黃臺蔓。勝國誰爲李鄴侯。

紅丸

侍臣催喚進紅鉛。椒掖俄驚玉几寒。方士競言蓬島藥。皇情自信鼎湖丹。御牀輾轉傷魚腹。廷論紛紜諱馬肝。比似春秋嘗藥例。德淸欲避董狐難。

移宮

給諫堂堂叩九閽。鵷鸞宮禁卽長門。金輪共戴非臣志。鉤弋長生是主恩。幾見野雞危少帝。不留飛燕啄皇孫。披香禍水知何限。別有茄花蔽至尊。

樵也吟三案詩甚苦再賦三首廣之

梃擊

少海風波極苦辛。狂夫狙擊駭廷臣。羅孤立廣非無意。二五危申亦有因。良娣漫施摘瓜手。威姬終憚采芝人。匆匆具獄平臺上。不對天顏廿五春。

紅丸

口詔忠臣進祕方。閣臣列侍盡倉皇。謨疑一點丹心鍊。豈意千秋玉几涼。不爲遺弓誅柳泌。徒煩請劍斬安昌。春秋九世讎應復。閣樂同天詎可忘。

移宮

舊侍先皇百子池。貞臣深斥武昭儀。乍開暖閣前星出。坐見長門冷月移。定策艱難高翟孟。撤簾力量過韓琦。巇鸞宮井秋風入。帝女黃襹亦可悲。

京邸冬日簡爽秋子培

霏屑清言總識眞。一時二妙有誰倫。國人競覓狂泉飲。我輩能回猖社春。文字分無蠶室事。帶裘爭及雀臺人。冷官作達休相笑。糲飯寒菹互主賓。

悉伯先生許隱袁樊兩家詩格以山水花木茗果爲喻奉答一首

袁詩如食欖。我詩如噉蔗。世有知味者。甘乃居苦下。袁詩黍稷馨。我詩桃李花。古人亦有言。秋實勝春華。袁詩爲帛我爲綀。袁詩爲酪我爲茗。袁爲冰柱爲雪車。我爲丹曦爲紫霞。袁詩好處無人愛。我詩愛好皆驚嗟。早年把臂得陶君。謂子珍。晚歲齊名遇袁子。七實樓臺麗化城。千尋石壁橫江水。秦黃並受蘇門知。能秀俱事黃梅師。吾師兼愛何分別。得失心知甯自私。少年紅燭照青歌。宛轉秋風競綺羅。邇來漸欲歸平淡。奈此餘波綺麗何。此事推袁非一日。可畏隱然臨大敵。更門東陽瘦沈來。三交不覺蛇矛失。謂子培。

哭李悉伯先生十首

彼蒼何意喪斯文。木壞山頹不忍聞。北斗一星寒吏部。東流諸水赴河汾。彌留室裏聞香氣。奄忽空中降鶴羣。老去侯芭慚負土。天西無路哭揚雲。

茂陵秋雨卧相如。多病時時賦子虛。身似芭蕉叢衆疾。心如椰子納羣書。蔽賢兩府能無過。問字諸生慟有餘。爲問南園籬下犬。何心不作仲宣驢。

朝回深閉草玄亭。四海儒流見典型。郎欲潛時師漫浪。學從困後識深甯。公所居曰困學樓。叩門使者求遺稿。就木奄然執孝經。贏得傾都冠蓋集。焚香齊拜草堂靈。

深衣久染禁城塵。身是蒼姬柱下臣。元相格詩經御覽。鄴侯鎖骨本仙人。老來服食需靈照。身後巾箱付阿新。驄馬入臺餘五載。蓋棺縹綀不勝貧。

一入南臺著直聲。霜棱震動漢公卿。屢陳政要師貞觀。未覺衣冠逮廣明。宵室夜虛梁傳席。月堂陰記李光名。歿而猶視扶桑島。銜石千年恨未平。（東事起而公已病。欲有所敷奏而稿不屬。九月三日與祥書云。此當歿而猶視者也。）

廣大宗門用意深。并包文苑及儒林。自舒聞見成遷史。入以膏肓待鄭鍼。箋啓每如江夏意。篋書能轉贊皇心。殷勤勸付麻沙木。闕尹年來俸有金。

自敍平生說苦甘。詩家仙舉得同龕。（公自道所學以詩為第一。）堂堂日月端明殿。戀戀江湖老學菴。百戰健兒居廡下。（公嘗引陳道園語。曰余為百戰健兒。而自居漢廷老吏。）讀書種子斷江南。虞山駁雜新城淺。持較先生總未堪。

風流承旨受煎茶。王塵絲繼似道家。太白已歸鯨海月。小紅休嫁馬塍花。夢中割斷江郎錦。酒畔銷殘定子霞。（朱生先一年化去。）華髮門生張水部。忍聽二婢泣琵琶。

三十年來骨肉情。禮堂言語記分明。仙山他日從余隱。家事而今聽子行。坐久春風成隔世。立殘夜雪付來生。董陵下馬公知否。悽絕山邱痛哭聲。

北望燕雲總淚垂。春風塔院把離卮。（辛卯出都之前兩旬無日不共談讌。即路之日。公與漁笙止潛送至天寧寺。抵莫始別。）坐看月朗還思我。欲理元言恰共誰。執紼那能千里送。招魂已覺五旬遲。（公歿於十一月二十三日。今年正月十一日始得訃書。）傷心九月初三字。即是續堂絕筆時。

昨枉戶曹詩慰落第輒拾餘韻奉和　　閩縣　鄭孝胥太夷

短翼無高翔。拙射終虛轂。旁觀騰挪揄。孤憤積僝僽。推擠若廁足。惆默窮束咮。判償塵土債。聊溷車馬騤。

坐曹期卒歲。隱几送清晝。驚披蘭臺句。語妙紛奔湊。道機元自熟。慰藉意良厚。六街愁昏霾。熱風不可齅。
卻思高齋冷。綠陰翳庭霤。先生演名理。出入莊御寇。云何挂懷抱。慼事眉猶皺。生平慕齊物。得失奪邂逅。
詎能忘牛蟻。息此牀下鬬。方當愧君語。陳義高難遘。栖遲幸相裁。免負當時詬。

題漸西集後　　隨州　左紹佐笏卿

寒月照幽樹。霜風吟屋山。冷冷萬丈白。演漾虛堂前。我時把詩卷。往復盡幾篇。不覺街柝寂。已復林烏喧。
廚童饋朝食。舉盤未能餐。隱几三嘆息。兀坐如枯禪。
禹後幾鴻水。秦炬豈云息。寥寥諸老人。補綴用心力。大運有遷變。眞宰亦相役。達者固不言。言之或無益。
獨鶴守孤枝。悲聲念儔特。短羽啄堅冰。忍飢俟春色。茫茫萬榮中。吾生胡不懌。

客秋南歸重黎有詩見貽依韻作　　長洲　葉昌熾緣督

庋世常融梵。與仙嚴江七里上瀧船。金門亦復潛眞隱。列宿郎官本應天。
淸言謖謖振松風。君是前身玉局翁。莊列散言成實義。百川吐納小詩中。
屬國文書下典籤。掞張國體見尊嚴。八荒亭障煩籌筆。海語蠻書陋故縑。
刺促頻年鷁退飛。晁陳薄錄敢甄微。感君為致虞翻榻。何日昇明拂袖歸。君以藤牀一具見賜。故引齊竟陵王子良事答謝。

次韻和重黎先生　　花縣　朱珩楚白

赴選不習書。應舉不治帖。兀兀抱圖史。校讎掃落葉。偶讀先生集。心喜類見獵。大海無涯津。遠與冥昊接。

地球九萬里。寸管遂收攝。學步苦楞腹。發書乃陳篋。輒拋玉試引。屋架牀已疊。未滅鍼綫迹。詎擬錦文氎。
和章更閎麗。倚馬萬言捷。句得鬼神助。語亟兒女聶。大才信槃槃。利口豈喋喋。矯若千歲龍。變化露鱗鬣。
又若萬選錢。輕薄陋環莢。國朝起長白。水慄陸尤讋。安容少擊犍。環人職搏諜。技勇錫伯嫻。騎射索倫倢。
楛矢躋甲徹。天馬浮雲籋。瑚戈所指處。蕩平不眴睫。自從咸同後。疆卒稍疲苶。龍沙瀚海外。威德尚淪浹。
公詩述聖武。誦之芬流頰。一服清涼散。駈暑不煩箑。祇我駑負重。長途苦蹀躞。累黍尺新圖。疑案訊往諜。
東郭履弗完。僧虔髮屢鑷。海蠡測未能。隙駒迅可慴。搜羅苦不富。請借瑯嬛笈。

鄙人病溼經旬掩關卻掃重黎先生以荔支見餉不敢食賦此奉正卻寄袁葉兩君廣州

長洲　王頌蔚蒿隱

十日在告蹋壁臥。端居棲靜如枯僧。漸西故人走急遞。搗爾貽我一緘縢。拂拭封題啓黃蠟。飣槃奇果離離承。函封尙如火齊豔。膚理未改肪玉凝。孺子蓬頭色狂喜。天吳紫鳳相諠騰。楊梅閩對殊未善。梨栗攫食爭先登。如此琛賜敢私據。執笄聊復詔賓朋。下者膏馥逮臧甬。祇恐雞犬淮南升。賤子比來愁內熱。服寒食散稍清澄。對之忍俊不敢食。流涎在口目則瞪。昔在海南忝大啖。增城挂綠良所矜。重爲甘餐致下利。煩暑襲逆病莫興。假臥荒江縣頓久。幾令弔客來青蠅。壬午夏客廣州事。省痛尙復持戒律。負君盛意羹齏懲。我友張籍最英妙。瓜李日日浮寒冰。肯爲南州志異物。一篇跳出字有稜。西賓張蒿塏比部一夕來五言古二百卄字。繄余賦才劇黯淺。彈蕉頌橘都無能。十年塵土壓京洛。歸夢頗憶江南菱。素心兩三隔天末。欒洲旅食均茵馮。袁湑

（漁葉鞠裳兩孝廉。）想見仰屋箸書暇。十八娘子銷鬱蒸。（興化十八娘荔支上品也。見方密之通雅。）書此聊當青李帖。還望海上來箋緡。

春秋列國宮詞

長沙　曹廣權東灝

緹帷驪駕已郊迎。啜泣城隅感女貞。誰道此心同席卷。柏舟哀怨賦初成。（衛宣夫人○見列女貞順傳云。夫人齊侯女。嫁於衛。至城門。衛君死。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願同庖。女不聽。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美其貞壹。舉而列之於詩。按毛詩說與此不同。陳長發稽古編辨衛宣公烝於夷姜。納子婦。外不聞更娶齊女。疑列女傳鑿空傳會。然中壘此說。當本魯詩。意取忠厚。眞贋弗辨。故論錄之。）

寂寂深宮鎖禁煙。昔顏一見恨無緣。式微漫譜思歸操。中路誰教父母憐。（黎莊夫人○見列女貞順傳云。衛侯之女。黎莊之夫人也。既往。不同所欲。未嘗得見。其傅母閔夫人賢。憐其失意。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按毛詩式微序云。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旄丘序云。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與此說異。但序蒙雖雜刺衛宣公後衛伯。皆指宣公。是黎莊與衛宣同時。茲說從列女傳。序次依毛詩。）

楚宮承寵人椒房。別鶴哀弦一曲長。不信玉顏眞誤國。桃花同穴自薶香。（息君夫人○見列女貞順傳云。楚王出遊。夫人出見息君。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息君同日死。君子序之於詩。按左氏云。息嬀歸楚。文生堵敖及成王。楚文薨。猶以未亡人自稱。是息嬀不殉息侯。故杜牧之桃花夫人廟詩。可憐金谷墜樓人。謂其有愧綠珠。然向說必非肊譔。綠之與衛宣夫人同意。）

蘭橈打槳日羣嬉。爭怯風多畏榜危。笑觸逆鱗還拍掌。碧波深處使船移。（齊桓蔡姬。○見左傳。）

選允蘭掖侍金鑾。贏得眉顰掩袖看。毒酒何因滋禍水。嬌啼午夜涕闌干。（晉獻驪姬。○見左傳。又見列女孼嬖傳。）

珈笄巾櫛侍椒闈。秦晉盟成願肯違。私語無人誰漏泄。但教歸鳥獨南飛。

晉圉懷嬴。○見列女節義傳。按列女傳云。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夫鳥飛反鄉。狐死首邱。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詞意略與左氏傳同。但中壘列爲節義。則與左氏之懷嬴復事晉文不同。故從列女傳。

玉玦蘭閨絮別離。貞堅金石得歸期。椒庭侍讌重回首。笑挽雲鬟指鬢絲。

晉文季隗。○見左傳。又史記晉世家。

花驄醉遣怒揮戈。夢冷鴛衾惹怨多。青鳥果然迎翠輦。隔帷欣看晉山河。

晉文齊姜。○見列女賢明傳。按晉重耳歸國。左氏不云迎齊姜爲夫人。以情揣之。姜氏若非朝露先委。必與季隗同迎。中壘此語。當有依據。故從之。

璣珥妝成襯碧綃。新承恩澤侍中宵。悔教三日離宮宴。孤負金階不早朝。

晉文南之威。○見戰國策。

羽葆亭童正倚欄。後宮佳麗盡傾觀。玉階徐去搖金步。始識傾城一顧難。

楚成鄭瞀。○見列女節義傳。

璇閨迎輦罷朝時。鄭女梁姬侍翠帷。紅袖一時齊掩口。六宮甯不妒娥眉。

楚莊樊姬。○見韓詩外傳卷二。又見新序雜事一。又見列女賢明傳。但新序列女傳沈令尹皆作虞丘子。遣人之梁鄭之閒求美人。列女傳梁鄭作鄭衛。爲小異耳。

酒酣耳熱亂鳴珂。醉舞婆娑狎翠娥。卻怪君王偏愛士。燭闌燈灺絕纓多。

楚莊美人。○見說苑復恩。

長離椒屋泣彤闈。姑惡林間鳥語稀。送野停鑾成別賦。差池燕羽故飛飛。
衞姑定姜。○見列女母儀傳。案傳云。衞定公夫人公子之母。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悲心感慟。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云云。與毛詩序衞莊姜送歸妾不同。蓋亦魯詩說也。

金鋪珠戶漏沈沈。雙闕巍峩廣殿深。跪奉玉觴初夜靜。轔轔遙識展輪音。
衞靈夫人。○見列女仁智傳。

阿保相依戀舊恩。泣持白刃淚添痕。紅愁低訴聲聲思。凄斷幽居永巷門。
楚平伯嬴。○見列女貞順傳。

層台遊讌樂忘疲。同穴妃嬪許蔡姬。飛鳥帶雲剛夾日。黃壚誰遣逐狐狸。
楚昭越姬。○見列女節義傳。

徑辭深苑淚潸然。江上悲歌慘扣舷。回首故宮花草地。褐衣歸去又何年。
越句踐夫人。○見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

玉杯金鼎慘生塵。太息蒸魚惹薄瞋。白鶴何因吳市舞。西閶門外鑿池新。
吳王女滕玉。○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信陵書院作追述耆獻三疊仙屏河帥同年韻留別院中諸生　瑞安黃體芳漱二

颯爽鬚眉太史文。原嘗俠氣並時聞。監門上坐猶常事。爲國申威最軼羣。安得屠兒誅嚄唶。幷將嫿使見史

記平原君虞卿列傳痛鋤耘。薦紳莫笑衣冠弊。此輩肝腸不負君。

草蔬飯客淡彌親。巾褒高談亦偉人。車似雞棲偏疾惡。釜惟魚在卒全身。服邊講授堪連席。申夏韜潛恥觸綸。此後晉材推阮庾。藻思還復數安仁。

載酒蓬池好物華。上頭詩筆最清嘉。唐崔司勳顥汴州人廣文肯咲慈恩柹。鄭博士虔滎陽人好書苦無紙慈恩寺柹葉數屋歲久書殆遍中尉難汗宰相麻。鄭司空絪滎陽人德宗時置六軍統軍制用白麻竇文瑒爲中尉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德宗用絪言罷其事董史直聲青簡上。吳諫議競浚儀人撰武后實錄直書張說誣證魏元忠事世謂今董狐云幷州偉略白江涯。劉文獻仁軌尉氏人贈幷州大都督高宗時攻倭人於白江口四戰皆克海水爲丹吹臺別有三賢蹟。三賢祠祀高常侍適李供奉白杜拾遺甫皆當時寓公也更向荒祠舞楚芭。

三館木天深祕地。八韓二宋慣聯車。最難伯厚持冰蘗。宋王公應麟祥符人讀文天祥卷頓首爲得士賀豈獨元褒校石渠。梁公周翰鄭州人奉詔修唐籍臺閣彈章賴通議。呂公誨開封人三居言責皆以彈劾大臣而去卒贈通議大夫河湟諍論有尚書。孫公路陳留人兵部尚書龍圖閣學士元祐初司馬光欲棄河湟路挾輿地圖爭之光曰頼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中華夫子如長在。孔公維雍邱人使高麗王治問禮對以臣父子之道治悅曰今日復見中國夫子也誰道東氛未易除。

繁臺重剔蘇碑昏。明汴梁南薰門內舊有麗澤書院後徙於城東南三里許之繁臺上更名大梁書院成化間始竣工文獻彌多鼎盛門。博士榆枋新撰藁。李公濂祥符人官山西參政忤權貴致仕博學多聞撰汴京遺蹟志於所居榆枋小隱爲通人所稱好官桑棗舊栽痕。甄公鐸祥符人初宰定興鋤彊撫弱受誣得白復補文安令教民種桑棗父老指示幼者曰此甄公桑棗也子衡績載家藏集。王公廷相儀封人歷官中外考績後加太子太保所著有家藏集若干卷行於世損仲書同國史論。王公惟儉祥符人官工部侍郎爲魏璫所劾落職刪宋史自爲一家世稱博學君子更羨禹州馬端肅。晏然名節峙乾坤。馬公文升禹州人史稱其位極人臣名聞絕域立朝五十餘年臨利

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熙朝所鼓以時催。洛學昌明滌草萊。八子馨香俱沆瀣。陳文恭公撫豫時。以李禮山及孫夏峰、湯潛庵、耿逸庵、竇靜庵、張清恪、張敬庵、冉蟫庵爲中州八先生。增祀許州七子祠。兩河靈秀此胚胎。中年雲集生徒盛。蟫庵先生覲祖中年人。主嵩陽書院。生徒問業者雲集。儀邑天褒禮樂才。張清恪公伯行儀封人。官禮部尚書時。世宗御書禮樂名臣額賜之。當日黃流勞聖慮。得人斯免澤鴻哀。清恪公於康熙三十八年督修黃河南岸隄。四十四年聖祖南巡。御書布澤安流四字以賜。

許公築舍似黃樓。時有名流紀勝遊。槐市經生同仰芘。柳隄詩客亦消愁。要將中土絃歌氣。一洗邊陲鼓角秋。東海八條應可復。坐收露紒與魁頭。

聞道昔賢憶梁友。睢陽雲樹接符離。我今欲別難爲別。人或言癡信自癡。世局豈堪如葉落。老懷原不爲秋悲。此祠此院諸君記。六十四翁來去時。

題沈梅岑大令僊蝶圖即以留別　瑞安黃紹箕仲弢

昔我見僊蝶。置酒公定邸。公定王循吏仁堪別號。時同在都中。翔集乍迴眄。追摹窮畫趾。憶初乾隆年。祠官親薦匭。九重動色咨。天章燦緜褫。勝流如證緣。記詠日塡委。或疑僊種遺。詵揖蕃孫子。人間一毫芒。不耆見何屢。我讀齊物篇。周蝶云誰是。人物兩蘧栩。豈況無彼此。楞嚴說化身。至不可思議。來從無量劫。恒沙數未已。世人習拘墟。乃謂月在指。所種本非因。覿面滋疑似。沈侯有僊骨。跌宕盛文史。示我眞形圖。格相應纍紀。植鬢首常昂。矯翼足仍跂。十年塵翳目。故人宿草靡。開奩感墜歡。翩翾猶在視。左翅暈空圍。剞鑿復誰始。孔周圓

若璣。大劣逾黍米。有缺斯常完。固知造物理。隆冬百蟲蟄。創見誰敢訾。異事驚百歲。坡公覩海市。寂寥世外交。寒燠信可恃。我見迨徂夏。羣飛棱朋媚。賤同貴獨異。招疑分應爾。君言九見之。南北隨轉徙。今我別君去。後會知何竢。嗟嗟物通靈。人固爲形桀。神交貴淡泊。合離何悲喜。我來君不期。邂逅萍觸水。敲棋落鐙花。有約或失邇。君好奕。屢與余對局。精誠越形迹。河山在咫尺。一笑還君圖。歸園看梅蘂。圖蝶集梅枝上。

題李文石太守明湖秋泛圖

岱陰逶迤截濟瀆。背走離華才一束。涌泉望海無由趨。萬斛珠璣落鼎腹。大明寺杳楸桐高。歷下亭存荷蓼馥。我侍軺傳三春風。坐臥湖漘飲山淥。晴嵐靡空起南障。時櫂波心拾蒼玉。遠懷濟南名士多。于鱗貽上不可復。柳零一逐寒燕歸。憔悴煙條爲君綠。紅螺公子昔妙年。天藻秀出乾嘉前。塹依芙蓉泛綠水。繁會竽瑟張瓊筵。青簾白舫到秋晚。往往醉筆回春妍。海棠洴邊舊掃石。牛鐸安得黃鐘聯。不惜我歸遽。不惜君來莫。但惜湖山明麗無處無。倏忽轉蓬云何住。廿年交臂鬢頭霜。同照黃河濁流處。披尋游蹟墮渺茫。何況白雪夫子翳荒樹。我家甌海君遼河。風雲變態朝昏多。巫閭雁蕩倚天望。念此坐損朱顏酡。卽看圖中歌舞意。絳脣玉貌今奈何。但說淨池如明鏡。焉知新水非故波。波流自轉心自定。人濁何由我獨淨。要迴衆生大海光。與君共適濠梁性。浩然東顧發長謳。他日臨流須一證。

王鳳陽丈以吏事巡縣。聯舟泛淮。阻風羅家口。卽次其龍興寺讌集韻

淮流有支渠。鳳山乏叢樾。賢守席未暄。動作百年慮。丈到官卽上議大吏。疏濬水道。並諭民以樹蓺之法。庸音久塞耳。瑤瑟乍一御。

芸芸苦輈飢。茲意已足飫。脈水秋闊澂。銜舟夜語絮。排蕩思神功。坊湫資人助。夕陽明遠村。千檣戢如箸。房湖與蘇隄。愛思有楬署。甘棠民勿翦。嘉樹客猶舉。豈知仁人心。憂勞不自恕。頗聞袁安治。清靜信殆庶。王喬跨僊鳧。退飛怯良馭。謂大令王小牧文聞例當得眞除而不果授現權知望江事。平生素心人。落落星向曙。所嗟咫尺違。迫此言歸遽。淩晨阻風泊。短棹有長處。霜肅終回飈。流清不憂汚。奉手聊盤桓。目數征帆去。

于湖題襟集

文一

屯師既濟三卦大象通說

歙 汪宗沂仲伊

易之書不亡於暴秦易之傳多亡於僞新西漢易學立在學官者施孟梁邱三家之章句與夫周王孫服光楊何蔡公韓嬰王同丁寬所著之書均佚不傳而東漢之言易者多雜以爻辰卦氣納甲故京氏易傳尙有存者後之學漢易者未有能出其範圍然究非易之正宗也夫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西漢人之微言也今卽其說引伸之蓋指二爻互易而成一卦凡自某卦來卽以某卦爲本卦惟乾坤二卦純剛純柔不從他卦變至屯卽不得不由卦變孔子大象爲一卦之象通言實因一爻互通言如屯之爲卦自臨來臨以內卦九二往居五六五來居二二爻互易卽成屯卦臨有凶故屯多難也以臨之教思裕屯之經綸則知君子欲發抒用世之學必先自從師講求始矣師之爲卦自復來復之內卦初升居二二降居初二爻互易卽成師卦復以順行師卽言行險而順所謂將軍犯凶門而出也復閉關而師蓄衆古者寓兵於農不輕用兵用兵者先籌守而後言戰迷復則不利行師矣既濟之爲卦自泰來泰之內卦六二往居五九五來居二二爻相互卽成既濟卦既濟之水火相交亦如泰之天地相合三陽得位時既亨矣道既安矣非有裁成輔相之功用以斡運而補救之則患氣多萌於極盛所謂不備不虞不可以師也

綜而論之。十二消息卦中。復十一月。臨十二月。泰正月。三卦相次。三月相接。理不可越。數不可違。一陰一陽之互。一消一息之恆也。故所成之三卦。義皆相協。又三卦皆取象於坎。而師之坎則居內卦。夫兵猶水也。水久儲而不用則汚。兵久藏而不用則鈍。器鈍尚可。人鈍奈何。故師上六言小人勿用。旣濟九三言小人勿用。屯已多難。不敢明言小人。懼滋朋黨之萌。而但曰勿用。其深切著明如此。後之欲學孔門易者。必自會通西漢儒說始。會通西漢儒說。先明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始。嗣是而中爻二至四三至五之互卦乾坤六爻一爻所變之十二卦。筮法本卦之卦所取用。皆可依例以推矣。

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解

安吉　張行孚子中

尙書。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五節。自來講家不知以閏月定四時是堯所創造。是以其解釋每多支離。不獨東作南譌西成解作辨秩農政與治歷不合也。夫堯典於協和萬邦後。卽敍堯治歷之事。蓋表堯成天之大烈也。如堯以前已有閏月定四時之法。則順時布政已無乖戾。堯但命羲和在京師治歷象日月星辰足矣。何必更命官四出測驗。且必更對羲和鄭重述古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之成法哉。且堯卽偶然述之。亦不足爲堯之大功烈。史官亦何必鄭重紀之哉。若謂堯命官四出測驗。以防合朔交食等之不準。則古聖治歷。明時所重在順時布政。必不因此等事命官四出。如後代唐明宗元世祖之爲也。蓋嘗思之。唐堯以前。雖已有合朔成歲之法。然止知每年三百五十四日。以十二月成歲。而不知每年有三百六十五日有奇。當以閏月定四時而成歲。故行之旣久。則歷所謂春者。天猶是冬。歷所謂夏者。

天猶是春。歷所謂秋者。天猶是夏。歷所謂冬者。天猶是秋。歷每差而後天。凡朝廷按歷布政。往往與時不合。堯思歷既後天。必有差誤。於是命羲和測驗於京師。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測驗於四方。務須謹恪無違。順昊天之歷數法象日月星辰。俾得敬授庶民以作事之時。所謂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也。按人時漢書引作民時作人者段氏玉裁謂是唐時避諱所改其分命羲仲也。使之居嵎夷之暘谷。以測驗春氣。所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是也。按江艮庭謂羲和四人在京師佐天地之官治厤明時故訓宅為測度之度孫淵如又謂羲和四人掌四方居民之事皆不謂其居東南西北蓋謂唐虞不如後世之四方測驗也然因四時未定布政不宜而命官四出測驗何嫌何疑且其所以四出測驗者蓋恐四方之時日物候星象各有不同慎之至也然則疏所云使居四方者不可易矣至夏秋冬言南西朔而春不言東者蓋嵎夷人人知其為東方不待言也其測驗也。敬迎今年春出日之時。至明年春日出此時有幾何日。按迎卽候也如候今年春日出卯正至明年春日出卯正日有三百五十四日則知每歲止三百五十四日矣若候今年春日出卯正至明年春日出卯正有三百六十六日可知每歲有三百六十六日也以後測驗其幾何日皆是此意所謂寅賓出日是也。按諸家賓皆讀為儐訓導本說文也然候日出早晚訓迎為宜蓋卽迎日推筴之意謂迎候也據書賓於四門疏引鄭注云賓擯舜為上擯以迎諸侯鄭注儀禮又云擯卽儐字知賓儐二字皆有迎義矣且秋日言寅餞餞為送則賓為迎更無疑蓋迎與送皆是候日出入早晚其不曰候而曰賓與餞者史臣屬詞之體也鄭君解寅賓出日為春分朝日解寅餞納日為秋分夕月愚按朝日夕月為祭禮何與治厤其說益支離矣辨察今年春東方所生之物。至明年春東方生此物有幾何日。所謂平秩東作是也。按平訓辨說本江孫二家江氏謂平為釆之譌字說文云釆辨別也是平周當訓辨也然平與辨雙聲謂借平為辨亦可故周禮馮相氏鄭注引此書正作辨也偽孔訓平為均望文生義知其說非矣秩諸家皆訓敍蓋讀秩為豒從說文也辨秩二字其義蓋貫注日中星鳥而止也作訓生江孫二家本鄭君今從之考桃始華萍始生皆物之生於春而有一定時候者故可以驗歲實觀夏小正周時則訓皆紀每月所生之物以驗時則知唐時測驗歲實所以辨秩東作南譌西成之意矣諸家皆疑物之生成無與治厤所以其說支離也仲春日之長短適中。因辨察今年春日之長短適中。至明年春日之長短適中。有幾何日。所謂日中是也。朱鳥為仲春初昏中星。因辨察今年

春鳥星初昏方中。至明年春鳥星初昏方中。有幾何日。所謂星鳥是也。以此四事。測驗今年春至明年春皆有幾何日。則知今年仲春至明年仲春果有幾何日。而可以正仲春矣。所謂以殷仲春是也。按廣雅云殷正也。史記五帝紀亦作以正仲秋。則知殷有正義矣。蓋以四事測驗今年春至明年春皆有三百六十六日。則知今年仲春至明年仲春。當有三百六十六日。而每歲之當有三百六十六日。從可知矣。江氏孫氏皆本康成訓殷爲中。是蓋以星鳥以殷連讀。謂是時鳥星方中也。然如其說。則惟以中星測驗仲春。而上三句皆於測驗無涉矣。史臣紀此三句何爲也。日既至仲春。則其民將治農事。而布散於野。鳥獸將孳乳而交接。因又以此二者以驗今年仲春至明年仲春有幾何日。所謂厥民析鳥獸孳尾是也。按此二者紀在以殷仲春之後。蓋以上四事有一定時日。而此二事之時日少有參差也。此皆羲仲測驗春氣之事也。按以測驗春氣事屬羲仲者。非謂羲仲不必測驗夏秋冬。羲叔不必測驗春秋冬。蓋互文以見義也。其申命羲叔也。使之居於南方之交趾。以測驗夏氣。所謂申命羲叔。宅南交是也。按鄭君謂宅南交下有曰明都三字。王伯申謂本作宅南曰大交。然皆無關大義。總之爲羲叔南居交趾測驗而已。其測驗也。辨察今年夏南方所化之物。至明年夏南方此物復化。有幾何日。所謂平秩南訛是也。孫氏云。說文吪動也。訛蓋吪之誤。按螳螂生。鹿角解。腐草爲螢。皆物之化於夏而有定時可驗者。夏至日極北。日景極短。因謹恪辨察今年夏日至極北而景極短之日。至明年夏日至極北而景極短之日。有幾何日。所謂敬致是也。按測驗日至極北。特言敬者。日至極北。非謹恪視晷之長短不能知。猶日出何時。非謹恪視日景不能知。故候日出曰寅賓。測日至極北曰敬致也。仲夏日最長。因辨察今年夏日最長。至明年夏日最長。有幾何日。所謂日永是也。大火爲仲夏初昏中星。因辨察今年夏大火初昏方中。至明年夏大火初昏方中。有幾何日。所謂星火是也。以此四事。測驗今年夏至明年夏皆有幾何日。則知今年仲夏至明年仲夏果有幾何日。而可以正仲夏矣。所謂以正仲夏是也。且既至仲夏。則其民必就高涼之地。鳥獸之毛必希而見革。此二者亦可以驗今年仲夏至明年仲夏。

有幾何日。所謂厥民因。鳥獸希革是也。按因字義從江氏聲。且惠意因或陰之假借字。與仲冬奧字對。惟民就陰涼。與江氏說亦近。則兩說皆通。此皆義叔測驗夏氣之事也。其分命和仲也。使之居西方之昧谷。以測驗秋氣。所謂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是也。至其測驗之法。敬送今年秋納日之時。至明年秋日入之時。有幾何日。所謂寅餞納日是也。按送亦候也。變候言餞。對仲春賓字爲文。蓋行文之體。納入也。納日即日入也。馬氏融餞作淺。訓滅。則與寅賓不對。且不辭。辨察今年秋西方所成之物。至明年秋西方此物復成。有幾何日。所謂平秩西成是也。如禾八月而熟。八月剝棗。八月斷壺。皆物之成於秋而有定時可驗者。仲秋宵之長短適中。因辨察今年秋宵之長短適中。至明年秋宵之長短適中。有幾何日。所謂宵中是也。按秋非不測日。春非不測宵。春曰日而秋曰宵者。互文也。餘可類推。虛爲仲秋初昏中星。因辨察今年秋虛星初昏方中。至明年秋虛星初昏方中。有幾何日。所謂星虛是也。以此四事測驗今年秋。至明年秋。皆有幾何日。則知今年仲秋至明年仲秋。果有幾何日。而可以正仲秋矣。所謂以殷仲秋是也。且既至仲秋。則其民必去高原而居平地。鳥獸之毛必盛而可選取爲器用。因又以此二者驗今年仲秋至明年仲秋。有幾何日。所謂厥民夷。鳥獸毛毨是也。按夷字義從江氏聲。此皆和仲測驗秋氣之事也。其申命和叔也。使之居北方之幽都。以測驗冬氣。所謂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是也。至其測驗之法。仲冬爲日短至之月。四氣將周而更始。則日躔恒星一周。因辨察此月合朔日躔更易之星。與明年仲冬合朔日躔更易之星。有何同異。如驗明年仲冬合朔日躔更易之星。與今年仲冬合朔日躔更易之星相同可知。一歲之日止三五十四日矣。如驗明年仲冬合朔後再閏十二日。然後與今年仲冬合朔日躔更易之星相同可知。一歲之日有三百六十六日矣。蓋今年至明年四氣既周。則日躔之星相同。而古人治厤皆自冬至起算。仲冬爲首朔。故仲冬合朔日躔更易之星尤必辨察也。不言物若何者。冬日無物可驗。所謂平在朔易是也。按此句僞孔訓爲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察其政。江氏孫氏解爲辨察。蓋藏皆於治厤無涉。其說非也。愚按朔字從月屰。屰古逆字。迎

也月迴合於日謂之朔則合朔自是朔字本義說文朔訓月始蘇者阮氏元謂漢以日食爲變異故叔重不言其本義其說是也朔又訓北方者古人以仲冬爲首朔而唐虞冬至日在虛首朔日躔北陸故又假借爲北也然阮氏又謂唐虞造厤本有定朔因月逆食日而造朔字其響古人亦恐過實蓋古聖首重人事但恐四時不定則布政乖方故不憚命官四出測驗以定四時若交食密合自是後人精益求精古聖未必汲汲於此蓋厤於晦朔卽稍有參差無傷於國政也是以至漢時猶止算月食不算日食自西夷入中國算交食密合遠過古人其重西人者則謂西人之巧過於古聖其輕西人者則又謂西法皆三代以前所有至後代而亡失流入西域愚謂此皆非公言也平心論之西法未必古時所有亦未必古聖所不能惟古聖所重在人事不尙機巧所以未立此等法爾蓋非不能實不屑也仲冬日最短。因辨察今年冬日最短。至明年冬日最短。有幾何日。所謂日短是也。昴爲仲冬初昏中星。因辨察今年冬昴星初昏方中。至明年冬昴星初昏方中。有幾何日。所謂星昴是也。以此三事。測驗今年仲冬至明年仲冬。皆有幾何日。則知今年仲冬至明年仲冬果有幾何日。而可以正仲冬矣。所謂以正仲冬是也。且既至仲冬。則其民必就煖避寒而入室內。鳥獸必生耎毳之毛。因又以此二者驗今年仲冬至明年仲冬。有幾何日。所謂厥民隩。鳥獸氄毛。是也。按隩史記作燠鄭君作奧字雖異總是入室內避寒蓋奧室之隈曲處也隩水之隈曲處也燠煖也三字義皆通此皆和叔測驗冬氣之事也。按經文所紀測驗十五事但舉其最切要之事附其餘孟季兩月亦未嘗不測驗但非甚切要則略而不紀且羲伯和伯亦未嘗不測驗但其測驗之法已見仲叔四人下故略之逮至羲和伯仲叔六人多方測驗。多年測驗。合而計之。大抵四氣一周。有三百六十六日。而非三百五十四日。於是堯舉六人數年所測驗而推步之。不禁恍然覺悟。對羲和而歎之曰。嗟乎。汝羲及和知之乎。一朞之日。乃三百又六十日又六日。而非三百又五十日又四日。其閒當置閏月。以定春夏秋冬四時而成歲。然後允能治百官而衆功皆興也。向來但知以十二月成歲。而未嘗置閏月。所以按厤布政。與時每有不合。不能治百官而興衆功。所謂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

工。庶績咸熙是也。按盤讀爲理。故訓治。史記作飭。飭之義亦爲治也。熙與興爲雙聲。故假藉其聲作興。非熙字有興義也。僞孔熙訓廣。蓋讀熙爲𦣞。說文𦣞廣臣也。是𦣞有廣義。然不若訓興爲确。蓋氣盈朔虛。每年僅差十日有奇。至三年弱。而僅盈一月。故三年不置閏。猶不甚覺其誤。必至九年弱而不置閏。則差三月。而以春爲夏。以夏爲秋。然後麻法之誤顯然。故非測驗十餘年。而精於推步者。必不能立此法。堯以前之麻法。必屢誤而屢改。逮堯命羲和四方測驗多年。而堯又聰明天亶。然後能置閏月以定四時。而布政有敍。實爲千古成天之大功。其爲功於千古無窮。故史臣詳紀以表。而孔子歎其成功之巍巍。不然。堯典紀堯之功德僅四百餘言。而此事獨居四分之一。何哉。後儒習見置閏之法。忘其立法之難。不悟春夏秋冬測驗。皆爲置閏張本。於是僅以堯典中星爲後世歲差所本。歸功於堯。夫堯典中星。雖爲歲差所本。然要是後人推闡出。不足爲堯之功。且如其說。則惟所紀中星爲治麻之要。而其餘十一事皆爲贅說。史臣何爲歷歷紀之。蓋非如此測驗。則置閏之法不能定。所以此五節經文無一字泛設也。而馬鄭之徒以羲和爲天地之官。以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謂在周卽爲六卿。其說何支離也。此蓋由誤解經文。而謂治麻爲疇人子弟之事。未必詳列其官爾。然試思未置閏以前。豈尋常疇人所能創此法哉。後世麻法雖精。然試較歷法之有益於民者。其功果孰爲大哉。考工記云。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此堯典所以詳紀治麻之官也。豈必六卿而後詳列哉。惟史記天官書。謂昔之言天數者。於唐虞羲和。阮氏元謂羲和是創造麻法之祖。深得堯典詳紀治麻之意。然阮氏不知羲和測驗。專爲置閏定時起見。所以於分命申命四節經文。仍未得其确解。且史記言黃帝迎日推策。則堯以前固已有麻法。定歲月矣。但未置閏

月。所以四時未定爾。謂厤法皆義和所創造。固亦未甚确也。行孚至愚極陋自知無似。然於此數節經文。似弋獲其大義。爰願與海內君子共商之。

率西水滸至於岐下解

長沙　曹廣權東瀛

緜之詩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傳。率。循也。滸。水厓也。箋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孔仲達不詳循此沮漆之地。使箋義茫昧。近休寧戴東原毛鄭詩考正。高郵王伯申經義述聞。長洲陳碩甫毛詩傳疏。嘉應李黼平毛詩紬義。皆不依箋義爲說。蒙謂鄭君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者。本按度地勢而論。何緣得誤。蓋率之訓云循水側。據所經過而言。不必順流而下。不離此水也。公劉所居豳地。在今陝西邠州三水縣。（今邠州三水縣有故豳城。）太王所遷之岐。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扶風縣地。（周原在岐山縣東。）豳在岐西北。自豳遷岐。西南行正東乃得至。四章自西徂東。箋云。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其答張逸云。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此其所釋地。今以證之禹貢孟子史記水經注。皆無一舛錯。何以言豳地在沮水西有涇水也。禹貢雍州云。涇屬渭汭。漆沮既從。又導渭水東北至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涇汭漆沮。皆在雍州之域。夏之雍州。跨周之豳地。其渭之東北至涇又東過漆沮。雖皆指涇與漆沮下流言。與豳無涉。然渭自西來東流入河。則涇水居沮水之西審矣。水經沮水云。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酈注。沮水東注鄭渠。鄭國閒秦鑿涇引水。謂之鄭渠。據此則沮在鄭渠西北。渠承涇水。涇在沮水之西益明。又漆水云。

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渭。酈注引山經曰。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蓋自北而南矣。據今地形。則漆亦北合於涇。自北而後南入渭。（元和志。漆水出新平縣西九里。東北流注于涇。唐新平即今邠州。）知經云自土沮漆。率西水滸。其閒尙須踰一涇水。故鄭云有涇水。傳不言涇者。漆水入涇。涇水受漆水處。當亦名漆水。言漆而涇可略。非經之漆沮水滸。祇指涇西之漆。不及涇東之沮也。若泥漆水在今麟遊縣界。去沮甚遠。遂謂去邠始漆水之閒。割沮水不屬之邠。則皇澗芮鞫。實在直路沮水之西。非公劉所居豳地而何。公劉夾其皇澗芮鞫之卽箋。皆略其地。今考寰宇記。大陵水下引水經注。大陵小陵水出巡和南殊川西南逕甯陽城。故豳詩云。夾其皇澗。陵水卽皇澗也。今皇澗水在三水縣北。自甘肅徵寧縣流入西南入於涇。三水縣。周邰國。漢置栒邑縣。正鄭志所指之地。則皇澗非在沮水之西。漆水之東乎。漢志扶風汧縣下云。芮水西北東入涇。詩芮阸。雍州川也。師古曰。阸讀與鞫同。今按汭水出鳳翔府隴州西四十里。弦蒲藪東流過長武縣南而東注於涇。則汭合涇水處。亦近在沮水西。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是也。皇澗與汭皆在沮漆之閒。則去邠必自沮漆始。（毛詩釋文。芮本又作汭。）又按史記周本紀。古公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不仍詩率西水滸之文。而言漆沮者。明自豳遷岐。兩涉漆沮之閒。踰山越險。非直循漆水之逆流而東。故故稱度以別之。孟子云。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第言山而不及水。尤與詩詞異。然考漢志好畤縣下云。巘山在東。有梁山宮。秦始皇起。括地志。梁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北十八里。史記正義云。梁山橫長。其東當陽西北臨河。其西當岐山東北。今其山在乾州西北五里。緜亘於漠西。正由邠至岐。道經麟遊美陽之閒者。

始得踰之。不始涇東之沮。但循涇西之漆。則一踰漆渠杜水。遂已達岐。何故遠迂其道於乾州邪。毛鄭詩考正。謂踰梁山不浮涇入渭。邠之漆水北注涇。非適岐所取道。其於地形甚誤。非是。若水經渭水篇注漆水出杜陽縣之漆溪。謂之漆渠。漆渠水南流合岐水。至美陽縣。注於雍水云云者。亦一漆水也。然考其地在今麟遊縣西南。爲周之岐境。與邠不相涉。故酈注但於東北入渭之漆水下引詩自土沮漆。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於此不及。則亦安得以此漆釋豳之漆沮邪。然則太王避狄。實自沮水度涇漆之口。依漆水西南之濱過梁山東至於岐下。博徵羣籍。參考古今地志。知鄭箋碻不可易。故特申之。

毛傳爲王肅所亂考　曹廣權

經傳惟毛傳最古。又最完好無闕。而世多稱其爲王肅所亂。臧玉林經義雜箸。臧鏞堂拜經日記最著。此疑王肅太過。而不知反誣及毛公者也。何以言之。肅嫉鄭君之賢。作聖證論以難鄭。又時造僞書以亂傳注之眞。欲使後學者據僞書而信其論說之確。遂以伸其難鄭之智耳。其用心不過如此。若取漢儒古注。盡羼雜以己說。當時馬鄭諸本皆行於世。肅不能偏改明甚。豈諸本皆廢。肅本獨行。後人遂習而傳之歟。此必無之理也。顧其中偶有一二爲肅所亂。如陸德明釋文谷風不我能慉云。能慉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又思齊詩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云。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二條確爲肅亂傳顯證。然觀釋文所列。則當時諸本具在。肅所傳本。陸氏已檢校犂晰。舉肅語屬之肅而不以之亂傳矣。其肅所傳本蓋亦爲王肅之學。如孔晁之徒者。竄肅語入傳。其所傳亦必廣其所亂。蓋亦無幾也。

郎孫毓素朋於王者。不我能慉正義云。孫毓引詩云。慉興則又晉時定本。未爲肅亂之一證。如臧氏極意拨剔毛舉細故。竊未敢謂爲信然也。至於皇矣詩爰究爰度傳。度居也三字。指爲肅所私譔。尤屬肊揣。何也。度謀之訓。雖本爾雅。然此箋與傳隨文解釋各判然不同。不僅度訓爲異。又文選典引正位度宗。蔡注云。度居也。伯喈先於子邕所釋若是。其故訓必承之漢儒。謂毛傳必非訓居。抑欺人之語也。蒙謂傳亂於肅。惟釋文二條可據。故引之。無古本可校。則不敢附會以成己說而妄斥前人。果若是。則是傳不亂於肅。而恐亂於指肅亂傳者之紛紛也。

禮記中有漢人書考

曹廣權

隋書經籍志小戴記四十六篇。馬融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月令明堂位樂記。此三篇後人所疑爲漢人書者也。竊嘗讀何劭公公羊傳注。疑禮記中有漢人書。並不止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考今曲禮王制禮器郊特牲。大傳樂記祭義文皆有與何氏注略同者。而何氏之注。引易繫辭。引尚書。皆先標其目。引論語或云論語曰。或云孔子曰。至引戴記。則皆以禮冠其端。甚或云禮記曰。禮記中庸曰。且有誤記爾雅天子造舟數語爲禮文者。誤記禮說天子旂十二旒爲禮記玉藻文者。此何注引書必明出處之體例也。至於散見注中。與今禮記文無異。而並不標以禮名。則其爲漢人之語可知。如隱元年傳注。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今大傳文也。隱五年傳注。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今樂記文也。桓二年傳注。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今王制文也。

桓二年傳注。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今祭義文也。桓四年傳注。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今禮器文也。桓四年傳注。天子親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臣。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父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弟也。亦今祭義文也。桓八年傳注。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又云宮室既修。牆屋既繕。百物既備。序其禮樂。具其百官。又云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云云。皆今祭義文也。又注云。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今王制文也。莊四年傳注。龜曰卜。蓍曰筮。今曲禮文也。僖三十年傳注。於南郊。就陽位也。器用陶匏。大珪不琢。大羹不和。今郊特牲文也。僖三十三年傳注。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宣元年傳注。古者刑不上大夫。宣十有二年傳注。諸侯自稱曰寡人。皆今曲禮文也。成十有七年傳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太山。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今禮器文也。當時雖不知劭公所據何書。而纂禮記者。據其說而增修之。雖文字微有異同。要其爲漢人之語。校然分明。何劭公傳注。言禮家罕有舉其說。姑申愚管。著於篇焉。

射侯考

張行孚

射侯之制。傳注諸說參差。愚嘗參考經文。輔以傳注。得其大略。竊謂侯之中以布方十尺為本。鄉射記云。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中十尺是也。（按每弓取二寸為度。故侯道五十弓則中方十尺也。鄭注云。侯所射布也。又云用布五丈。則知中乃布所為矣。考工記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則知侯中之形方矣。鄭注云。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故布五丈則知方十尺也。此據侯道五十弓言。以下皆然。其七十弓侯道九十弓侯道之射侯。但依此數遞加即得之矣。）中布上下各加接布一幅。每幅長二十尺。以成侯身。鄉射記云。倍中以為躬。鄭注云。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各用布二丈是也。侯身之左右。各以布一幅。接長上下所加之布。以為舌。鄉射記云。信躬以為左右舌是也。（按信讀為伸。假藉字也。鄭注云。左右出謂之舌。蓋謂其形如舌也。）所接長之布。上幅左右各長二丈。鄉射記云。上个五尋。考工記云。上兩个與其身三。是也。（考工記後鄭注云。上个下个皆謂舌也。知个即舌矣。鄉射記鄭注云。八尺曰尋。上下幅用布四丈。則知左右各長二丈矣。侯身二丈。故上兩个與侯身均分之則為三。）下幅左右各長一丈。鄉射記云。下舌半上舌。考工記云。下兩个半之。是也。舌之末復接繩八尺。纏布之外以為固。考工記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鄉射記鄭注云。綱持舌繩是也。繩之末復有一寸之紐持之。考工記云。縜寸焉。說文云。縜持綱紐是也。然則中庸云。失諸正鵠。正鵠者何物也。曰正即侯中十尺布之名也。詩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則知正者侯中受矢之處也。鄉射儀。乏參侯道。大射儀。設乏。鄭注云。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禦矢也。（鄉射儀注禦作御。義同。）則知乏者。唱獲者所以避矢之物。與正相反者也。而左傳云。於文反正為乏。說文訓乏字。即引左傳。然則正為侯中布之本字。固有明徵矣。其字或假藉為中正之正者。以正布居侯之中也。或假藉為方正之正者。以正布之形方也。或假藉為反正之正者。正為受矢之物。射以中矢為

正也。正或作𩏂者。後出字也。〔按𩏂隸作埻。〕或作質者。假藉字也。〔互詳釋質篇。〕蓋卽字義推之。而正爲侯中十尺布之名彰然矣。鵠者居正中三分之一。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周禮司裘鄭注云。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是也。考射侯高廣如一而方者。惟中十尺布爲然。而惟正字有中正方正之義。與廣與崇方之說合。則知所謂廣與崇方而鵠居一者。其爲居正布中三分之一無疑矣。詩賓之初筵篇正義。引賈逵周禮注云。正大於鵠。鵠在正內。其說不可易也。其爲鵠也。天子諸侯及天子之卿大夫。則以皮爲之。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先鄭注云。以虎熊豹麋之皮。方制之謂之鵠。著於侯中。此其證也。諸侯之大夫士。則畫布以爲之。鄉射記。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注云。虎豹鹿豕。正面畫其頭象於鵠。此其證也。〔按上文熊侯麋侯。據周禮司裘。指鵠而言。則此布侯亦指鵠而言。可知惟皮鵠別以皮設正布之中閒。射儀注所謂棲皮曰鵠。是也。布鵠當是畫鵠象於正布之中閒。而不別用布。蓋尊卑詳略之分也。〕正布中三分之一。既設鵠。其餘四旁六分之二。皆畫雲氣。如天子之正布。則以五色畫雲氣。周禮射人。王五正。鄭注云。畫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又云以雲氣用采。此其證也。〔按侯中除設皮鵠之外。其餘皆是布。故雖已畫雲氣。仍謂之正。〕諸侯之正布。則以三色畫雲氣。周禮射人。諸侯三正。鄭注云。三正損元黃。此其證也。孤卿大夫士之正布。則以二色畫雲氣。周禮●孤卿大夫士二正。鄭注云。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其證也。〔按二正者朱綠二色也。蓋棄白蒼而加以綠。〕●其正布當未設鵠未畫雲氣之先。天子則以純白采布上爲地。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鄭注云。白質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是也。〔按質爲正之假藉字。白質者。謂天子以熊皮爲鵠。而其正布方十八尺者色皆白也。此十八尺白正布。以其中三分之一設皮鵠。以其四旁六分之二畫

雲氣。諸侯則以純赤采布上爲地。鄉射記云。諸侯麋侯赤質是也。按麋侯之色赤質者。謂諸侯以麋皮爲鵠。而其正布之色皆赤也。周禮司裘言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麋侯。而此言諸侯麋侯者。諸侯在王國。則王寵異之。故用熊侯豹侯。在其國。實與王之卿大夫同爵。故仍用麋侯。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此其證也。諸侯之大夫士。則以純丹采布上爲地。鄉射記云。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是也。按布侯之丹質者。謂畫鵠之正布與其餘四旁之正布色皆丹也。言凡者。謂大夫與士。凡畫布爲鵠。而不以皮爲鵠者。皆然也。鄭注謂凡畫者丹質句。指賓射之侯。燕射之侯言。然則大夫士之侯。其正布何色爲地乎。知不然矣、然則又謂之侯謂之臬者何也。曰侯與臬皆大名也。以其張布而侯人發矢則謂之侯。故其字從人從厂從矢。從人從厂。象人張布也。從矢者謂矢著其上也。說文云。侯從人從厂。象張布。矢在其下。此其證也。按侯、古文作厌。與象張布侯矢之義更合。以其木植於地而爲射之準的。則謂之臬。故其字從木從自。從木者謂侯之兩旁用木植於地也。從自者自古鼻字。謂侯如人之鼻在面中間。射者所取準也。說文云臬射準的也。爾雅云在地者謂之臬。此其證也。然則又謂之的者何也。曰的者。指侯中之正鵠言也。侯中之鵠既棲以皮。又畫以獸形。侯中之正。其地既白朱丹異色。又畫以雲氣。二者皆明明可見。故說文的字訓明。正鵠謂之的者。以其明明可見也。凡物之在中而明明可見者。皆謂之的。故馬之白額者亦謂之的。其字又作馰。易說卦爲的顙。李氏集解云的白顙額也。說文的字下引易爲的顙。馰字下又引易作爲的顙云馰馬白頟也。與集解合。皆其證也。蓋嘗總而論之。侯與臬者。射侯之大名也。射與身者。合侯中方十尺與中上下所加之布言之。其廣二十尺。其高十四尺也。正者。指侯中之方布言之。其廣與高皆十尺也。按[illegible]爲正後出之字。質爲正假耤字。與正字音義同。鵠者。指居正中三分之一之皮與布言之。其高與廣皆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按此段皆據五十弓侯道之射侯言。的者。指正鵠二

事言之也。射侯之名義。與其制度之高廣盡於此矣。或曰。如子之說。則正大而鵠小矣。然周禮司裘。鄭注云。以虎熊豹麋之皮方制之以爲臺。（按臺即𡒄之壞體。蓋即正也。一切經音義引周禮注作埻是也。）謂之鵠著於侯中。詩猗嗟鄭箋云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外皆居侯中三分之一。此二說皆謂正與鵠之大小相同。與子之說不合何也。曰此乃先儒考之未詳而誤者也。請以三證明之。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而鵠居一焉。考射侯之廣與崇方者。惟中布爲然。鄉射記鄭注云。中方者也。用布五丈是也。（按射侯廣二十尺。而崇十四尺即不方。）鄉射記鄭注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據此知質指中布而言。而質爲正之假借字。知正即考工記所謂廣與崇方者。其大於鵠而非即鵠。其證一也。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據周禮司裘先鄭注。所謂熊侯麋侯者。即熊皮麋皮之鵠。則知所謂熊侯白質者。言熊皮之鵠。則設於白采正布之中。所謂麋侯赤質者。言麋皮之鵠則設於赤采正布之中。故周禮於熊侯麋侯下又云。設其鵠。先鄭注所云以熊麋之皮制之爲鵠。著於侯中是也。著於侯中。據鄉射記乃是設於正布之中。即考工記鵠居其一之謂。周禮司裘先鄭注。又謂熊侯麋侯即臺者。但未會通鄉射記。且未悟鄉射記之質字即正與𡒄之假借字爾。然試思質字之本義。既與射侯之義絕遠。（按說文云。質以物相贅。又云。贅以物質錢。）苟非正與𡒄之假借字。果爲何字之假借字乎。則正之大於鵠而非即鵠。其證二也。鄉射記云。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爲鹿豕。凡畫者丹質。蓋謂大夫士則畫虎豹鹿豕於丹采正布之中。以爲鵠而不復用皮。蓋大夫士位卑故不盡飾也。夫大夫士之鵠。既畫虎豹鹿豕於正布之中。則天子諸侯之鵠。亦設虎熊豹麋之皮於正布之中可知。而正之大於

鵠亦見。蓋皮鵠既設於正布之上。若鵠與正同大。則正爲鵠所掩。諸侯之射不得復中正。而詩美魯莊公之射云。不出正兮。則正之大於鵠。而非卽鵠。其證三也。蓋正鵠之制。惟詩賓筵正義引賈逵周禮注云。正大於鵠。鵠在正內。爲得其實。其餘諸說皆與經義不盡合矣。或曰。如子之言。正之小者亦方十尺。而毛公爲六國時人。去古最近。其詩猗嗟傳亦曰二尺曰正。與子說迥異。何也。曰。毛傳二尺或爲十尺之譌。若謂正方二尺。則較三尺三寸之鵠更小。（按鄉射之侯中十尺。鵠居侯中三分之一。知爲三尺三寸。）而在鵠之中矣。考工記何以但言鵠居侯中三分之一。而不言正居鵠中幾何也。且侯中則布所爲矣。鵠則皮與畫所爲矣。若果鵠中別有二尺之正。諸書何以不言何物所爲。由是言之。正爲十尺之布。而非二尺明矣。今毛傳二字當是十字爛文。蓋十字爛其下半則成上。寫書者不知侯制。遂作二矣。自毛傳既譌。侯制更無定說。於是鄭衆馬融則云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王肅引小雅則云鵠中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槷。方六寸。紛如歧路矣。此皆由不知質爲正之假借字。故於正鵠外增質之名。而侯制成爲侯中鵠正質四層矣。然考儀禮周禮及各經子。言正則不言質。言質則不言正。可見侯制止正鵠兩層。正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而已。（按此指大夫士射侯言。若天子則正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諸侯則正方一丈四尺。鵠方四尺有奇。）射能中鵠。固謂之中。卽不中鵠而中正。亦謂之中。惟矢出於正外。不得謂之中矣。故詩人以不出正美莊公。而射義亦以失諸正鵠爲不中也。惟正大於鵠。故天子諸侯之鵠則設皮。而正僅繪畫。大夫士之鵠則繪畫。而正僅采地。蓋鵠爲難中。故盡飾。正爲易中。故不盡飾。此又正鵠大小等差之可驗者也。然鄉射記言白質赤質丹質。而不言白布赤布丹布者。又可見惟正布采

地。自正布外其餘侯身布不采地。故言質以別於餘布也。正布所以必采者。以中於正者亦謂之中。非餘布之不作準的者可比也。此又質爲正假藉字之一證也。諸家言四寸曰質者。似質反設於鵠上。與鄉射記更爲乖背。不足辨矣。或曰如子之說。天子諸侯之侯莫不以皮爲鵠。而鄭君考工記注謂天子惟大射則張皮侯。其諸侯朝會則張五采之侯。卽射人所謂五正。與羣臣飲酒。則張畫獸之侯。卽鄉射記所謂熊侯麋侯。與子之說又迥異。何也。曰此鄭君誤會周禮儀禮而然也。考考工記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此五采之侯。卽司裘所共之虎侯。蓋旣於正布中三分之一。設虎皮之鵠。而其餘六分之二。則以五采畫雲氣。故周禮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三侯者卽司裘所共之虎侯熊侯豹侯。鄭司農射人注云。三侯。虎熊豹是也。五正者。虎皮鵠外之正布以五采畫之也。按五采當惟虎侯。蓋虎侯惟天子所得張。故正布之飾獨盛。其熊侯諸侯得用。當三正。其豹侯孤卿得用。當二正。蓋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可意會也。據射人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而司裘言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則熊侯之三正。豹侯之二正。有明證矣。司裘言卿大夫共麋侯。而不言孤與豹。則孤用豹侯可知也。司裘言士犴侯二正。則大於士者之豹侯麋侯。其爲二正又可知也。射人但云三侯五正。不析言熊侯三正。豹侯二正者。文緐故殺。且以下文可證也。蓋遠國屬爲最大之事。故張極盛飾之侯也。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謂王大射則張獸皮爲鵠之侯。當謂熊侯而三正者。蓋大射事次於遠國屬。故用次盛飾之侯也。考工記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王與羣臣燕飲而射。則張皮鵠畫獸形之侯。按鄉射記鄭注云。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鵠。理或當然。蓋天子諸侯雖以皮爲鵠。不能用其全皮。若非畫其頭象於皮。則雖用虎皮。人不知其爲虎。雖用熊皮。人不知其爲熊。且所以用虎侯熊侯者。亦示服猛之意。若非畫其頭象。何以示猛。至大夫士之畫以虎豹鹿豕者。其爲畫頭象更不待言。當爲豹侯而二正者。蓋燕射事更次。故用更次飾之侯也。其五采之侯。不言皮與獸。皮侯獸侯不言采。蓋互文以

見義也。乃鄭君誤會考工記之文。謂天子諸侯之侯。或有鵠無正。或有正無鵠。或畫獸形於正鵠。於是以射人之射三侯。爲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以射人之張三侯爲虎皮爲鵠熊皮爲鵠豹皮爲鵠之侯。以鄉射之熊侯麋侯。爲畫熊麋頭象於正鵠之侯。遂以三侯化爲九侯。愚按射人前言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侯。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表明天子諸侯孤卿大夫侯制之等差也。後言以貍步張三侯。表明射人張三侯之法也。其曰貍步者。貍讀爲雛。鄭司農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是也。蓋天子之侯九十弓。若如尋常以一弓爲一步。長而難中。恐形天子之拙。故短其步以優君。如大射儀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注謂優君是也。其曰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者。此大射包燕射賓射而言。謂凡王之大射。皆以貍步張三侯。而不以尋常之步張之。故射人但言大射。不別言燕射。若謂此三侯爲虎侯、熊侯、豹侯。異於上文五正、言正、二正之三侯。則射人張上文之三侯。豈不以貍步乎。且鄉射記所云天子熊侯。謂天子之侯以熊皮爲鵠也。諸侯麋侯。謂諸侯之侯以麋皮爲鵠也。按天子言熊侯而不言虎侯。當據大射以下言。蓋據考工記則天子大射當用熊侯以下也。諸侯言麋侯而不言熊侯。當據諸侯在其國言。蓋司裘言諸侯共熊侯。據諸侯射於王所言。若諸侯射於其國。則當同於天子之卿大夫。故用麋侯。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此其證也。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謂大夫士之侯。則郎以正布畫虎豹鹿豕爲鵠。而不復用皮也。據此則鵠之以皮以畫。正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等差。若謂考工記所云五采之侯。僅畫五采爲正。而不復以皮爲鵠。是以天子極大之事。而其射侯反同於諸侯之大夫士。何以別等威乎。況射儀云。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

之鵠則射侯以鵠爲重而莫不有鵠明矣如五采之侯僅有正而無鵠則人君無以爲鵠矣豈非與射義大相倍乎鄉射記之熊侯麋侯與司裘同文其爲熊皮爲鵠之侯麋皮爲鵠之侯無疑而鄭君又謂此爲畫獸之侯非卽司裘所共之熊侯麋侯其說益支離矣或曰子言下舌左右各長一丈而鄭注云半者半其出於射者也用布三丈是下舌左右各長一丈五尺矣復與子言不合何也曰此鄭君誤解考工記上兩个與其身三句謂侯身二丈上兩舌四丈合之得六丈下兩舌半之當得三丈也愚按鄉射記明言下舌半上舌則下舌固僅得上舌之半不得合侯身計之矣考工記之下兩个半之亦謂得上兩个之半非合侯身計之其曰上兩个與其身三者蓋不言其身則上兩个無從取度故設言之謂如身廣一丈則上兩个各一丈而爲三丈身廣二丈則上兩个各二丈而爲六丈也戴吉士考工記補注云上个左右出各丈八尺下个左右出各九尺則戴氏亦據鄉射記爲說而不從鄭君矣至鄭君據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謂上个象臂故五八得四十尺下个象足五六得三十尺此尤未爲通論夫鄉射記所記侯制但據五十弓之侯道言爾若七十弓之侯道上个當用布五丈六尺下个連侯身言則當用布四丈二尺不連侯身言止當用布二丈八尺亦豈得謂象人之臂足乎其九十弓之侯道更不待言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鄭君考工記注謂侯制上廣下狹取象於人之臂足其說亦非乎曰非也考侯身上廣二丈下亦廣二丈則侯之廣上下如一甚明若果上廣下狹則侯身上廣二丈下廣不得有二丈矣鄭注鄉射記何以云中之上下幅用布各二丈也至上舌長二丈而下舌僅得一丈者鄭司農謂兩个之布所以維持侯者是也維

持侯下易固而上難固。故上維持侯。須用布二丈纏繞於植方已。下維持侯。但用布一丈纏繞於植即可也。鄭君誤以上舌下舌爲侯身。遂謂侯制上廣下狹。果如其說。侯之植於地既難固。而九十弓之侯道。其侯將上廣十丈八尺。雖古尺斠小。恐無此制。故俞曲園先生亦謂古侯制楕方。則鄭君之說。通儒早覺其未塙矣。然則鄭君又以正鵠爲鳥名。謂鵠即鳱鵠。正即題肩。其說何如。曰經既明言天子諸侯則以虎熊豹麋之皮爲鵠。大夫士則以畫虎豹鹿豕爲鵠。是其所以服猛之意。已較然甚明。更何取乎鳥之捷黠。然則鄭君是說。或亦從而爲之辭也。愚按侯中之布名正。當以其中而方。故正有中正方正二義。鵠爲假借字。其本字疑當作格。凡形之方正者。古今皆謂之格。說文云格木長皃。蓋木之長者可以成方格也。故格字可訓。正後漢書云。朝廷取其方格。蓋言取其方正也。射侯之中。以皮方制之而設焉。故謂之格。射義云爲人君者以爲君鵠。蓋言爲君者。以此爲君之格式也。爲人臣者以爲臣鵠。蓋言爲臣者以此爲臣之格式也。君鵠臣鵠之鵠。必作格字解方得其義。格與壙雖有大小。同爲侯中方正之物。而必變言格者。所以別乎壙也。或曰鄭君經學大儒。於三禮尤深粹者。王肅注經。好與鄭君違異。爲近世儒者所譏。子之說毋乃蒙王肅之譏乎。曰王肅思掩鄭君之長。故與鄭君違異。若愚不過偶有所見。略與鄭君不同。豈故爲違異者比乎。況下舌三丈之制。上廣下狹之形。戴俞兩先生已言其誤。愚之說不過因而引伸之爾。庸足病乎。若夫心知其說之非。猶委曲回護以就其說。愚實不敢效尤。豈敢畏當世之譏而因噎廢食乎。且愚說之是非。當世之君子自能辨之。於鄭君無加損焉。

周步考

張行孚

漢儒釋經。皆據司馬法六尺爲步立說。愚嘗以經史考之。有以知其必不然也。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下。卽曰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夫秦始皇勇於改古法者也。使周制本六尺爲步。則秦始皇必改爲七尺或五尺。始可謂之改法。若猶是六尺。不惟非皇皇之本心。史記何以次於改年十月朔下也。且史記曰。輿六尺。六尺爲步。則步之數固以輿爲準矣。然周之輿制。卽考工記固明明言六尺六寸也。且不惟輿六尺六寸而已。凡輪崇衡長莫不六尺六寸。而車人且明言六尺六寸。與步相中。此亦可見周步之爲六尺六寸矣。鄭注狃於司馬法。曲以內弦六尺爲一步之數。而反去經文六尺六寸不從。夫六尺六寸與步相中。經之明文也。若果六尺爲步。則經何不言弦內六尺與步相中。而必云六尺六寸與步相中乎。且六尺六寸之可據者。尤可參之各處而知也。射人以貍步張三侯。而其道各以弓爲度。故後人又名步曰弓。考工記云。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弓長六尺。謂之下制。又可見上制之弓。與輪輿之數同。乃鄭氏注射人職。解五十弓七十弓。獨引弓之下制六尺爲證。夫弓之制旣以六尺六寸爲上。而其量侯道必從六尺之下制。果何異乎。可見鄭氏經解誠冠古今。而此處因襲舊說。未必無牽就也。蓋嘗考秦之六尺爲步。始於商鞅。史記商鞅傳集解。引新序。商鞅治秦。步過六尺者有罰。是蓋因古六尺六寸爲步。則田畝寬。改爲六尺。則田畝增而賦稅加益。此尤足爲下令墾草時變古法之明證。始皇以六爲紀。六尺爲步。祖鞅法。實遵祖制也。若不然。而周人素以六尺

爲步。鞅亦何必防其過六尺之制乎。或曰。信如子說。則王制所云周尺八尺爲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果何代之制也。曰此說也。孔氏廣森嘗言之矣。其言曰。考工記云。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王制云。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篆文罒丣二字相似。此四寸亦六寸之誤。其下言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八尺之步百里。以六尺六寸之步除之。適得百二十一里有餘。大數相符。由是言之。周尺者周十寸之尺也。王制所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謂般步於十寸之尺得八尺也。今以周尺六尺六寸爲步者。謂周步於周十寸之尺得六尺六寸也。今王制六尺四寸。乃六尺六寸之譌耳。獨斷言。夏以十寸爲尺。則所謂周尺者。指夏尺而言也。今誠以算術課之。若以八尺與六尺四寸爲步。而較古今田畝。則必以今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四十尺空九十六寸爲一率。古步八尺。自乘得六十四尺爲二率。田百畝一萬步爲三率。（二率三率相乘。一率除之。）求得四率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爲古者百畝。當今田之數。與經文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符。卽以八尺與六尺四寸爲步。而較古今里數。亦必以六尺四寸與每里三百步相藥。得一千九百二十尺爲一率。古步八尺爲二率。每百里三萬步爲三率。（二率三率相乘。一率除之。）求得四率一百二十五里。爲古者百里當今里之數。亦與經文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不相符。此可見今步六尺四寸之有誤也。惟以古八尺與今六尺六寸爲步。而較古今田畝。則試以今步六尺六寸自乘。得四十三尺五十六寸爲一率。古步八尺自藥得六十四尺爲二率。四百畝一萬步爲三率。求得四率一百四十六畝九十二步四千三百五十六分步之一千六百四十八。爲古百畝當今東田之數。雖與經文亦不盡合。而

所差止六十二步有奇矣。卽以古八尺與今六尺六寸爲步。而較古今里數。則試以六尺六寸與每里三百步相乘得一千九百八十尺爲一率。古步八尺爲二率。每百里三萬步爲三率。求得四率一百二十一里六十三步四尺二寸。爲古百里當今里之數。蓋與經文不合者止三步二分矣。且殷步八尺。周步六尺六寸。以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較之。尤爲可據。試以古步八尺自乘得六十四尺。再與每畝百步相乘。得六千四百尺爲一率。以今步六尺六寸自乘得四十三尺五十六寸爲二率。百畝萬步爲三率。求得四率六十八畝六十三步十一分步之七爲殷步八尺。除周百畝之數。較之殷七十畝。僅少一畝三十六步有奇。則顧亭林及諸家所謂尺步有長短。非授田有多寡。而朱子所謂大數則然。不必寸寸推之者以此亦可得其實矣。若謂周以六尺四寸爲步。或以六尺爲步。則所差甚多。何由合也。故由是推之。八尺者殷步也。六尺六寸者周步也。六尺者秦步也。漢承秦制。亦六尺爲步。漢書所謂天子與共六尺與者是也。惟夏步無徵。不能肊測。至王制所謂東田者。尤可見此說在於周末。蓋據左傳晉欲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則春秋時猶東南其畝。惟周末秦日強大。挾制山東諸侯。盡東其畝。以利戎車。由是盡爲東田。則爲此說者爲周末人無疑。愚因孔氏之說而推廣之。後之人舉他處此尺步相關者更爲詳考。斯知之矣。

東部侯國考

張行孚

續漢書郡國志會稽郡有東部侯國。錢氏大昕續漢書考異。謂漢時未見有封東部侯者。東部侯國。當卽東侯官之譌。引宋書州郡志爲證。又據鄭巨君傳注。該章安卽回浦。治卽東侯官。各不相涉。志以章安爲

故治。疑未可信。愚嘗參考諸志。竊謂錢氏前說謂漢無東部侯。則是。謂東部侯國卽東侯官之訛。則非。其後說謂志以章安爲故治。未可信。亦非。何以言之。謹案前漢書百官表。及續漢書百官志。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此都尉之置於屬國者也。邊郡又置屬國都尉。此都尉之置於邊郡者也。每郡置都尉一人。此都尉之置於內郡者也。至後漢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幷職太守。（光武紀云。罷郡國都尉官。）由是惟屬國邊郡有都尉矣。其後雖永元二年。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陽嘉二年。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官。及安帝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然終不聞復置會稽何部都尉。而會稽東部都尉之名。則一見於順帝紀陽嘉元年。再見於揚雄傳孟康注。三見於律志劉昭注。而見於金石錄隸鐵者。爲永平中路君闕。尤在東漢初。可見會稽東部都尉。建武時以其同在邊郡。與屬國都尉一例。未可裁省。故改南部都尉爲東部都尉。而徙回浦都尉治於章安。（浙江通志云。東部都尉治在章安。）然則此所謂東部侯國。乃東部候官之譌。其曰東部候官者。明其地有東部都尉。而候官爲東部之屬縣。與上郡龜茲屬國下有候官一例。百官志所謂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是也。考郡國志。張掖屬國龜茲屬國下。皆有候官。蓋當時屬國都尉所居之地。每置候官。與縣同實而異名。故郡國志。涼州總結候官與縣道並列。今候官譌爲侯官者。但展轉傳寫所致爾。然郡國志張掖屬國下尚作候。則固猶有不譌者也。三國志虞翻傳。稱翻到東部候官。說其長迎朗。可見東部候官四字乃當時成語。故郡國志固之。其候官之所以譌爲侯國者。涉別郡侯國而然。若謂東部侯國是東侯官之譌。則改三字爲四字。變亂已甚。校書者有不覺乎。且何以明會稽有都尉之官也。或

曰。凡都尉外稱屬國。內稱部。今稱東部與內郡一例。何以其分縣亦稱候官。且宋書州郡志何以有東侯官之名也。曰龜茲屬國。則主龜茲人之降者。犍爲屬國。則主犍爲人之降者。故得專稱何地。若東部都尉。凡三韓。夷州、澶州等。諸在東者。皆所統屬。不得專稱何地。故稱東部以統之爾。至宋書州郡志所云東侯官者。因當時已無東部都尉。故誤奪部字。考文選爲蕭揚州薦士表。止稱侯官令。並無東字。則宋書之誤顯然。非漢時已有此名也。若夫志以章安爲故治。而錢氏謂章安卽回捕。此不知章安回浦之一而二也。夫章安雖卽回浦地。然考浙江通志。回浦舊治。在今奉化縣回浦鄉。卽郡國志所引元康記。本鄞縣之迴浦鄉是也。章安舊治在今黃巖縣章安鎮。卽後漢徐登傳注所云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是也。奉化縣黃巖相去幾三百里。黃巖正秦閩中郡。漢初東甌地。具見漢書閩粵傳。西漢必以其地屬治。而不屬回浦。故志云章安故治。逮東漢以治地太遼闊。因割治縣北境東甌等地。合西漢回浦爲章安。而其南境則改爲候官。故章安實奄有治縣北境。不得以東漢無回浦縣。謂回浦卽章安。而疑章安非故治地也。至錢氏以鄭巨君建武八年爲大司農。其時尚稱東氏。因疑志謂光武更治爲章安爲非。愚按志言更治爲章安。仍指治之北境言。其南境蓋已稱爲候官也。巨君所云東治。乃是稱其舊名。卽指候官。如後漢已無治縣。而東夷傳皆稱東治是也。據三國志以後皆稱東治爲候官。而不言此縣建自何時。則承東漢之舊可知矣。故郡國志無復治縣之名。自候官譌爲侯國。而西漢回浦治縣兩縣地俱芒然無辨矣。故雖如錢氏史學湛深。絕非淺學所敢仰望。而於此條不能無疑也。

小學說

張行孚

昔宋賢朱子采掇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之文。謂之小學。近世儒者深非之。以爲小學者六書之學。而非洒埽應對進退之謂。愚嘗參考經傳。竊謂漢書藝文志以史籀倉頡諸篇爲小學。許氏說文敘以不諷史書爲小學不修。則六書固小學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所說洒埽應對進退之節。莫非小子之事。而漢書食貨志亦云八歲入小學。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則小子洒埽應對進退之節亦小學也。今必以宋賢所謂小學者爲非。則將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爲非乎。抑將以漢書食貨志爲非乎。且不惟漢書食貨志而已。凡尙書大傳賈誼新書及大戴禮。或曰年八歲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或曰年十三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夫所謂學小藝見小節者。固六書九數之類也。而所謂履小節踐小義者。非洒埽應對進退之節乎。且近儒所以宋儒爲非者。特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並未有小學之名爾。然愚謂小學之名。見於王制。本據所學之地而言。必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無小學之名。卽不得謂之小學。則五經中固亦未嘗以六書爲小學也。將六書亦不得謂之小學乎。且夫小學者所該甚廣。顏師古云小年所學謂之小學是也。故保氏教國子。兼言六藝。尙書大傳新書大戴禮言小學。兼及小藝小節。而食貨志言小學凡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及室家長幼之節。莫不隱括之。至藝文志小學篇僅及六書者。非以六書該小學。特以洒埽應對進退之節散見於五經。而不能徧舉也。故許氏說文敘亦惟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而已。未嘗關其餘事。而云保氏教國子專以六書也。今乃牽泥藝文志而專以六書

爲小學。夫小學而誠專一六書也。則諸書何不曰八歲學六書。而曰八歲入小書也。信如近儒之言小學。吾恐洒埽應對進退之節。因曠廢而不遵循。卽六書外凡六甲五方九數之事。亦將貿焉而不知爲何物。其所以教小子者何其隘也。且夫內則者朱子所采以爲小學者也。內則之言曰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所謂書者六書。所謂計者九數。是六書不能該小學。而朱子所謂小學。實已幷包六書。故朱子論小學亦要以書數爲言。今非毀朱子者乃曰。自宋儒以洒埽應對進退爲小學。而書學始廢。夫書學之廢。由於選舉不重。班孟堅所謂利祿之路然也。故許叔重悼小學之不修。亦推原於尉律不課。雖唐時有書學一科。然與進士明經等科。斠其輕重。不啻鴻毛之於泰山。故終不能興起學者。今漫不加察。輒歸咎於宋儒。如是則宋以前學者宜人人知六書矣。然自六朝至唐。不通六書者皆是。卽陸氏德明賈氏公彥爲有唐一代儒宗。然陸氏經典釋文違叛六書者不一。而賈氏周禮疏甚且以左回爲老。右轉爲考。解轉注。且不惟六朝與唐而已。東漢諸儒爲近時言漢學者所宗。當其時尙有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屈中爲蟲。止句爲苛之說。然則書學之廢。豈宋儒始乎。而漫歸咎於宋儒乎。夫晚近以來重文學而輕行誼。雖人人知洒埽應對進退爲小學。亦萬萬無以此教小子者。然君子立言貴撟枉而不過正。今以偏重六書之故。至舉古人所諄諄訓小子者。輕鄙之等於芻狗。則後有蔑古自恣者。不且以此言爲口實乎。愚故不自知其無似。推明古之小學。俾後生小子。雖不能循洒埽應對進退之節。庶幾不誤於近儒之言。而至以古人之小學爲詬病也。後之君子。其亦以予言爲然歟否歟。

擬張皋文先生黃山賦并序

歙　汪行恕

黃山雄秀甲天下。舊有圖經而無名賦。夫其環跨四邑。亘數百里。蹠㕡斗蹙。控引吳越。信神皋之壯觀。仙
眞之窟宅矣。而漢移灊霍。望祀不分。晉爋天台。濡翰遠闕。豈非詭鬱怫。擻雲霓。威夷九拆。垂堂萬仞。匪結
想於塵躅。遂閟奇於篇恉。皋文先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發富媼之偉奧。鹰潛靈而召蠁。固已左思貴其
筆藻。張華見而咨嗟。不揣咫末。綴次原均。擬言賦之詞曰。

黃山者古之北黟。至高曰天都。其巔可以矚江浦。緬夔巫。石屋橫崖。仙人所廬。上規清蒼。白日澹澹。沈淵
隱鱗。光氣黯黯。陰斂陽開。卻鼇進𩐁。虛中者潭。旁入類窖。絕壁屹巀。心怯俯覽。犺蹈無迹。龍吟有聲。笙鏞
酬谷。響答氤氳。九龍之瀑。不雨晝鳴。折入丹井。不知幾更。山崇少土。水短似藏。湯泉宵沸。陰火盛煌。萬壑
千派。交注於宣界。而浮溪則逆上入歙。過辨瀲冽。汩汩潼潼。迺折會豐樂。肆湝滮而直出於之江。其最著
則蓮華峻峭。始信嶔崎。回崖中斷。昭質未虧。附萼倚壁。根蔕倒茄。憑虛四望。高出雲霞。其錯出則兩峯對
豎。是曰雲門。振衣欲往。一線容天。其深藏則度嶺入谷。腹景藏陽。西海之門。長留雪霜。其峯巒則紫石疊
接。雲根蘊積。架木逾危。開徑奚益。緣磴直上。後首前蹠。發舒心目。動盪精魄。潛蚪纖鱗。變見無端。窅窅深
深。孰尋其原。層城高峨。出入晦冥。山溜巖滴。餘聲若玲。跬步千變。頃刻易形。仙榜之巖。綠字通靈。非隸非
篆。彤簡金庭。瞥若佺期。驂鸞來翔。童顏復丁。爾乃睪境逾奇。徵象迴別。日月照曜。懸竦雙闕。連岡沓撐。狀
若覆盎。丹沙溫泉。關茅翦茷。陽氣鬱蒸。垢氛下出。卅六峯攢。迭起競雄。駮椵建標。意態各崇。三峯中峙。奠

定華戎。小山羣聲。大山是宮。既滌塵凡。甫離湯池。但見夫無松不蓋。錯列呈奇。十步九憩。判別等差。攀蓁履險。不敢振衣。懸度百靈。摩揣九嶷。清泉奇石。幷於一溪。逞勢昧理。殊形異狀。高無平實。纖列飄颻。大書深鐫。黃山彌望。其中則有伏蛟匿淵。待暝揚鬐。音樂之鳥。細口長啼。其上則有韓衆白鹿。超岩騰邱。倏爾徑往。突然歸來。摹圖繪狀。具體而微。目送心馳。杳不可追。其旁則有白猿雪公。超然獨處。古洞石牀。障蔽風雨。獮猴唫嘯。朋萃侶聚。鍊丹層臺。觀雲鋪海。郁郁紛紛。綿綿積累。平連奧窔。幽引虛隍。似聞人聲。乍隱天光。臨之在上。忽然在旁。由前海而覽後海。則森然鋒鋩。兀若振奮。桃圓獅横。說也不信。何來師子。穿林特起。山僧開寮。鏞聲未已。至若嘉卉異木。攜圖與偕。依壁牽蔓。無一平夷。木蓮證果。非檀非楊。海桐秋華。從風吹揚。絕淩高京。古梅萬本。桃源之陽。亦有瘿槐。晝聶宵炕。樵丁傳聲。歙松委甯。仙源福近。斤伐火焚。山靈鬱其怒熛。光燏燏以熊熊。貙虎玃貄。騤瞿踞竄。覓險無從。山糧荒寂。野人羣訌。揮劍睥睨。卻走狙公。雖多勁柯。靡有成叢。借石作骨。衝霄勢窮。其端跂鶴。罡風所乘。枯禪兀坐。若養童嬰。藤羅疊擁。何羨乎吹笙。至於奇松嘉石。臥龍棲雲。横出半畝。皴皮隱鱗。接引遊侶。對巖生根。偃蹇蟠屈。種類莫察夫。倪端其欒則有茯苓門冬。紫英赤脂。琥珀入地。蘊采韜貧。其草則有萬年之松。不死如藥。下山采薇。治牆搴荔。茶芽春馥。吞雲蒸霧。鑪鼎烹調。融液布濩。遊屐少憩。餉以山茗。僧習種植。比於蔓菁。石縫中苗。芬芳擅名。神仙上藥。其次黃精。上者紅朮。巖香襲芸。絕頂萬仞。千年一莖。春夏之交。四遠敷榮。騰蛇羅守。五衞代更。誰不思採。匪栗匪櫟。下風翹覦。馨聞若蘭。未得其子。徒襲其芬。亘三五里。香散布焉。爾乃裹糧扶筇。淩石措足。

神樂奇恢。意忘磽礐。漸近山趾。勢已渺邈。上下兩旁。仰見區類。危坡小心。恍惚若隊。手足力併。息不停喙。奇石作態。拓搖盼睞。悔未易筋。隨意所屆。於是超虛危。追晷景。淩九霄。駐四溟。神之凝。穆若無。快飛騫。通帝居。日月朗。元氣充。羨門式運。容成神融。軒轅丹熟。玉女侍雙。則見北隴騰歡。南山蘊隮。蒸成甘霖。大澤旁施。山石犖确。惟雲坦夷。四郊祈禱。旦視騰出。千派萬彙。不知紀極。層巖雪深。風日上汨。滑迴罕躋。岌岌叢叢。煙渺淩空。天橋碁石。龍瞑疑豨。魚互勝纏。詭怪百出。捷捷翩翩。拔袂而起。縱舞絕叫。抉霓使鼇。承風學嘯。息機駐景。斯爲佳所。興雲灑潤。皆在足下。爆竹驚叫。雲氣驟興。健者罕畏。徒侶步升。仰視白日。一何晶熒。下窺天海。茅芟卉更。有三海門。屹峙疑城。中多怪靈。剖蚨孕堦。遊迹不到。殊難繪形。曷若湯寺。丹泉自生。亂曰。名區蘊奇肇吳會。會稽府公脫塵綷。謫仙後至氣超邁。秀負雄出海內外。我坐其巓譚渾蓋。

擬張皋文先生黃山賦

歙　汪律本　鞠庵

向作游黃山賦。履迹所至。豪格斯寄。至其山之經緯窔奧。則概未涉也。茲更摭采山志。作黃山賦以廣之。

亘歙州故郡之西北而爲一邦所瞻者。有黟山焉。是黃帝遐昇之地。容成棲息之鄉。秦隸鄣郡。漢屬丹陽。分靈脈於率山而居中控外。白嶽星共。若嶺箕張。湯源之水北出。漸江之流東注。夷險萬狀。盤恣奔赴。各占地勢。嗡吸吞吐。瀉瀑軼防。激浪容戽。谿險導隙。經道循故。惟恍惟惚。不可驟顧。雲晴雨陰。霮漲衍礉。訇隱鍠鞳。鏗金振鼗。秋籟滿地。千溪納霜。衝颷罷舉。狂瀾不揚。斯已備極。數時之致。然後東出嚴瀨。西經魯江。衡陵倒壑。匯源海邦。爾乃觀其大勢。則谾壑奧竇。㢘谿曾淩。垠鍔詭戾。烟擢霞蒸。夫容卅六。辧華紛承。

其高出則危爭太華。望窮咸池。雲馳斜接。日浴低窺。倚天無涯。値地擘支。其下隰則石乳簇布。深蔽陽光。乃有百疊之泉。六月之霜。其石則巋巀屼巘。鋒攢苔剝。晶精五色。蘊光在璞。雲動常懸。若墜者數。仰眎心懾。俯垂根鬝。黮默氣潤。文采相融。名物斯省。奔羊逸鴻。若有神工。陽開陰闔。紛不知其所窮。層岡縕級。銳筍植簪。閟精孕奇。糾錯崎崟。涼雨忽來。上天開霽。下地層陰。或乃道侶晨集。棲息青林。鑪火碧熟。湯泉綠斟丹竈。雲日歷歷可尋。爾乃析其要領。狀其彷髴。於前則臺立文殊。峯思擲鉢。師子白象。一鼠雙桃。雲烟出沒天都。蓮華左右。爭雄青鸞。丹砂麗於其中。石人老人。雲門若通。拱如排笏。爭如設衛。紛然而朝宗。其上則有觀棊之室。采蓮之船。烟霏月靄。仙靈在焉。左則坡連小心。溪泛消搖。天柱雲湧。青鐔氣韜。九龍瀑怒。一綫天。遙望倦上。升軒轅迢迢。氣象帥讋。景光倏忽。厓草靃靡。磴道硉矹。窮高極險。忡忡憯憯。於中乃有。瀲水聚魚。石活斑奇。士步鱗腴。右則飛來之峯。絡繹飛龍。容成浮邱。雲際相從。石柱石牀。布水聖泉。縹緲綸連。紫雲西東。其陰則平原倏開。如釜如砥。龍嘯五夜。猿嘑十里。豐草藏樹。奧谷黝底。青蒼四望。靈怪中徙。儵悅幽邃。是曰海子。發軔丹梯。徙倚容與。屛翳斂影。燭龍旁驅。雌霓繹於層深。鷩齲起於隙隅。於後則徑導鼇鼻。磬襲獅林。石頂光明。月脇深深。亙連筍莆。中森文筆。陸離萬形。百不似一。勝擅後海。奇靈翠匹。洎乎始信。盆葢委溢。其木則有黃荊七葉。豫章十圍。海桐文梓。櫟柏辛夷。楙桱中材。蜀產失奇。繽紛軋芴。連岡拚原。修幹扇雲。蓊鬱蜷蜿。陰崖自火。中夜放光。熊熊不溫。乃有千歲之鹿。韓衆所騎。起霧隱豹。橫牀臥羆。風嘷雨嘯。角獨蹏歧。蜼狖猗獮。狙公彭彭。引臂緹崖。呼侶援枝。荒榛宿莽。叢薄紛依。更有靈禽作

樂。逸遏雲敗。蒼羽之鶴。丹豊危巢。神鴉頻伽。碧雞白鵬。異出乎其曹。松則冰雪千年。斷崖掛風。膚與石老。膏隨節通。巢鶴知寒。停雲異容。其下乃有苓絲遠續。艾納低叢。攀髯之遺。伏虎之魄。精曜潛封。草則初莖擢新。散葉敷路。旌節引藤。玲瓔垂素。地髓石藍。蒟蒻雲霧。煌煌扈扈。十光背具。苔松九轉。雲露固形。珊瑚墜鞭。屏風散聲。垂葩爛驕。目所未經。爰披上藥。紅朮黃精。絲蓮人蓡。南星威靈。赤背綠子。白石紫英。九莖之芝。周阿而生。若乃木蓮神果。崖蜜殊花。枝子杞實。金桃木瓜。梅杏棠榛。來禽枇杷。華實之毛。陸產無加。爾其懸峯顚峭。搖首增惴。容脊回皇。梔欐詭祕。植杖少隙。側巾防墜。進與雲爭。降惟泉避。屏息斂容。逡巡拾級。然後得窮其異焉。若其薄漢表。恣雲變。孕靈輝激幽煽薰飈轉。積靄迴。列仙集。紛徘徊。谷神永。胎息成。久睎壹志。元氣溢岔。於是結露析朗。鹽氛澹蕩。磅硠噓噏滇渤應想。颯往颸來。駭覛潾潒。東望若木。隱曜微芒。西南闇闇。搖影湯湯。寒凝水沍。北不見太陽。峭壁露頂。如翔海天。連橋建帆。大浪翩翾棱棱地背。鬖鬡縈穿。水升雲下。天迴地旋。衆響雜遝。惚兮無見奔湍叫囂。鬱林起電。淊瀵沸鼎宛潭成旋。立景上游。魄恍神眩。朝暾濯光。激采四馳。濇濇淈淈。含陽上推。澗谷復形。瞻幽俯卑。丹巖碧磴。瓊樓瑤臺。三神可卽。五老欲來。隨觸成象。絪縕胚胎。扶輿鍾淑山氣王。神砂蘊朱地靈釀。卽之軒軒萃羣望。負並峨眉凌雁宕。遲靈修兮永靈貺。

朱子奏復白鹿洞書院賦以訪唐遺址奏復其舊爲韻　沈惟賢

維有宋南渡之五十餘載。金革暫息。學校相望。服方領習矩步者。麕集於絳帳。於時紫陽先生以瑰瑋之

賚爲道學之宗匠。顧瞻是邦。愛其翹秀而閎其放曠。迺度宏規。乞靈睍。鳩工既建。宗指斯暢。有東南山水之奇觀。本周孔琴書以提唱。祁祁生徒。相與俎豆其間而敦崇乎禮讓。紛然奧區。風采實壯。令易祺之後。猶千百贏糧而來訪。夫自待制以來。公之懷抱。將亭毒夫蒸吒。胡中涓之齮齕。俾承乏於南康。不數典而侍崇政。乃鞅掌而浮江湘。於是制經界。課農桑。頒四子爲矩矱。祀三賢於廟堂。其冬則陟廬阜之幽巘理星子之名疆。撥剔碑碣而誅榛荒。斯洞也。幽人之所棲止。五老之所降祥。昔昇元之竊據。實於茲乎更張。集峨峨之髦士。厲誦絃而琅琅。紛紺展之如雲。炳經籍以生光。豈伊大宋之休運。而無以底績於南唐。迺請於朝曰。北郊四學。元嘉之鴻基也。東路五經。天監之隆規也。方今堈戈甫珥。皇綱漸施。泜泜庶彙有詩書之思。而使識培塿者不覩嵩岱之崇特。游潢潦者不量溟渤之渺瀰。陿隘無講學之舍。鄉國無通經之師。非所以鎔鑄萬寓而宣布皇慈也。側聞天子方行幸太學。脩釋菜之儀。橫經之俊。拜賜有差。臣以爲當敕下諸道。相其土宜。聚塾授徒。敦勸實學。以復玉局崇文之遺。臣管內廬山白鹿洞。故唐李渤息游於此。其上則連岡逶迤。怪石聳峙。巖廛胸而一空。鬱霞彩而蔚起。其下乃有太白之堂。彭蠡之水。濂溪瀠洄。髣髴乎處士。風月光霽。動人遐跂。凡士皆沐浴孝友之淵。躋蹌仁讓之里。臣愚請踵而增之。賜以講肄之肆。飫以聖賢之理。使夫耆名高義通知儒術者。講論乎六藝。敦率乎操履。數年之後。必有高才異等。度越諸子。將此邦之風流。實植基於山人之故址。既報可。迺命匠氏是崇是究。度陰陽之宜。闢蓬蒅之陋。長恩莞其楹書。公輸樹其雲構。俄夏屋之渠渠。延寒士而輻輳。敕額既賜。匪曰刻鏤。拜天章之焜煌。僉仰鏡於我

后。況乃溫綸疊降。國恩高厚。壯此山河之色。與以御書之副。畢夫鴻都藝文淵雅之囿充庋其中。以考訂夫古讀。章甫讙呼。耆老遯聽。歸功於太守。惟匪頒之是捐。更增益而美富。藉搢紳爲綱紀。督下吏使奔走。蓋歸然屹然。不日而厥功已奏。且夫秦風貽笑於權輿。辟介興嗟於苜蓿。荀經書之未周。盧亟拜之僕僕。爰命有司。制其田里。而豐其儲蓄。于于而來者。咸有以安便之。毋窘於饘粥。凡耆賢之渠臯。都爲一編而懸之於塾。諸生其循循講習。謹守條目。太極精蘊。章句解義。闕焉未詳。待先生之休沐。洋洋乎。郁郁乎。所爲經營而涵育者。亦冀承學之士。風鶱雲驤。而庶幾古道之可復。於斯之時。承流嚮化。蕩瑕滌疵。荆隨發采琢之美。明珠加磨礲之資。宣祕蹟於河洛。迪宏文於黃義。友則南軒東萊。金谿之屬。推闡義利。賞析奇疑。及門之英。薈萃於茲。張陳黃蔡。非常之姿。握槧橐筆而咸集者。匪徒乎章竹木之勝。眺聽石梁之奇。蓋彬彬焉敦厲風尙。敷崇訓辭。以仁義爲肴核。惟典策相娛嬉。用能窺堂奧。涉藩籬。貽來世之學者。誦君子之溫。其夫川岳無不發之光。金箭有迭鍾之秀。將欲宏暢斯文。扶養儁茂。翊景運而被儒風。毓道德而延國胄。非惟廣廈之庇顏。亦藉耆英之領袖。然而鵝湖講義。支離誤其步趨。東林黨人。傾軋滋其飣餖。惟公處陽九之際。慨然創建。以垂範籩豆。令萬流御風而圭臬乎宇宙。迄今攀廬峯之崔巍。溯緇帷之受授。層雲摩空。峯石挺瘦。招白鹿兮長往。睠寤想兮考亭之舊。

重修黃文節滴翠軒賦

歙縣附生汪德淵

有客弱冠。羈旅四方。訪嚴陵於七里。弔正則於三湘。退息鳩茲。雅歷星霜。忽忽不樂。怳若有亡。有江干釣

宴造而問曰。吾子何不樂也。客曰。僕烟霞中人也。性嗜古。常恨不及焉。往者登謫仙飲酒之樓。踏衛公行雨之地。挹白馬之浮嵐。染蟂磯之遺淚。凡斯方之佳勝。罔不扶笻而至。萍水無聊。黃山偶思。將結廬於天都之峯。與蝯公而爲儕類長者之來。曷以余賜。宴曰。子亦知夫赭山乎。客曰。知之。曰游乎。曰未也。僕非不游也。曩者至茲山之麓。眺山僧之居。藐部婁之無奇。嗟陌塵之落拓。憬然返駕。皇然迴車。宴曰。夫登山者。不造其極不知其高也。入門者。不入其室。不知其奧也。吾子曾不是事。不亦惜乎。茲山之上。有滴翠軒。左擁浮圖。俯瞰山門。攬江流如襟帶。吸湖水入罇。昔涪翁之所築。世歷嬗而猶存。客驟聞之。喜不自禁。振衣而往。策馬而尋。累佛刹之層階。歷疏竹之幽林。於是入謁層軒之座。乃側坐而正襟。俯仰之頃。有懷欲白。尋見老僧。更衣速客。作而問曰。斯軒之建也。幾何年矣。寰區屢變。寶鼎幾革。胡爲乎與江山以不改。獨巍然而不圮乎。僧曰。斯軒之元。厥名曰檜。有樹一本。如輪如蓋。昔人名軒。意在言外。傷蘭芷之不芳。痛楛榖之日大。既天日之虧蔽。復擢才之無會。嗟斯山之童童。羌一木兮是賴。既而老檜伐。軒名易。滴翠以署。蕭艾以闢。牆高數仞。年歷七百。爰有後賢。慨懷遺迹。爲之雕斲。流丹涂綴。重碧護昔人之遺。布張公之席。以吾所聞。不能詳覈。然世以爲涪翁讀書所也。則有惑焉。眄彼涪翁。謫黔歷戎。文毛累豹。金丸懼鴻。其得當涂。蹭蹬其躬。泣官九日。夙夜在公。席不暇煖。別墅何工。豈斯軒欲借之以重。而遂以爲棲神之宮乎。客曰。天地之間。物無常主。惟賢之踪。乃可千古。安見非涪翁偶爾之戾止。遂精氣之常聚乎。安見非有晦堂之流。接閈楃之武乎。然則斯軒之所以久而新者。豈非風聲之所樹乎。山僧聞之。悟而不悟。乃爲歌以解

之曰賤者有時貴富亦有時貧登高何所見江水自沄沄生時不可富乃見士之遇沒世不可賤乃見士之狷

